陶谷集卷四

疏劄
啓
議
應製

へ16
2394
4

16
和
2394
16-4

陶谷集卷之七目錄
疏劄
告退疏
陳情乞免疏
別諭後乞免疏
陳情告退疏
擬上劄
被誣自劾疏
辭史局賞典疏
辭周急疏

陳兩大臣事仍請謹疏
辭領議政疏
再疏
引年乞致仕劄
病未參班引罪仍三乞致仕劄
四乞致仕劄
五乞致仕劄
辭文衡薦望劄
陳私懇劄
辭周忌劄
諫 過舉劄
乞 收還藥物覓給之命劄
辭製述官劄
啓
賓廳請誅逆賊鳳輝啓
賓廳請討逆賊鳳輝光佐泰億泰耆錫恒等啓
再啓
議
魯山大君廢妃愼氏追復位號議

疏劄

告退疏 戊申

伏以臣於再昨自 筵席罷出之後前患寒熱之證又復發作達夜苦呻一倍昏綴昨日不得趨參 親鞫罪合萬死惶隕無地仍念今茲逆亂實載籍所靡幸以 祖宗陰隲之佑 聖上威德之隆羣醜蕩滅師徒凱還 御樓勞軍滿城聳躍 臨殿受賀百僚蹈抃斯誠億萬年無疆之休又況 特頒誥諭辭旨懇摯其所以撫定民心圖恢化理者無非至誠惻怛

中出來迓續景命之機其在于茲矣伏願　聖明繼
自今益加奮飭毋事姑息殷憂永念惟懷遠圖使兇
徒熸伏亂萌杜絕焉臣以罪鮮蹤跡跧伏鄉里急於
赴難竭蹶上來伏蒙宰復舊秩　賜對慰勉惶感戰
越悅若無身中間重嬰疾病又紆　軫念遣醫藥物
便蕃惟此生成之恩實非糜粉可報違遠　京輦夫
豈所欲顧臣罣罹諸案事端不一關係俱重而就中
最大者乃史局事也職忝文衡專主纂述凡有得失
臣實當之今於釐改之日固宜先正臣負國無狀之
罪而曲被　涵宥以汔于茲俯仰慚悚無以自容惟
有退伏惜誦庶可以少伸義分今若因遇變奔問之
行爲仍蹲簉榮之計則其恣肆無忌憚又當如何茲
敢治上一疏辭出　國門瞻望　雲天蟻忱如結伏
見日昨　下教深以朝紳爲朋友退去　責諭備至
臣則非敢爲是也直是嚴畏史事不敢自恕焉耳伏
乞　聖慈察臣今日去就非如餘人之比許鐫臣西
樞新銜俾得縮蟄於郊野之間以盡臣子引義念咎
之道千萬幸甚臣無任震恐祈懇之至

陳情乞免疏

伏以日月易得公除奄過　玄隧旣卜遠日亦涓伏

惟　聖情哀痛益何堪處退屏空山撫念今昔只自嗚咽流涕而已區區去就之節本無足仰煩於　聖念若其鮮累之重亦不容塵穢於　朝廷而　聖度過加涵覆至有偕入之異恩史官相守不去衷情益復窘迫究厥所由實臣之罪盖臣今夏引退也始欲敷陳所望諸案畢暴其危苦之情而人多言寇難甫已不可提起葛藤不免疏成復毀只得草草自列以遵古人身退不用文之義則雖以　聖鑑之至明宜乎不能盡燭幽蔀有此敦迫也今敢略攄其一二以靳　體諒而垂恕焉原初逆鏡之搆禍也逆夢輩首論聯劄事謂臣等以唯諾被之一案雖勘律不無差等而罪名則同及後議雪諸冤也臣泣陳向來諸相臣殉國之忠請加追褒之典遂有復官賜謚之　命矣曾未幾何　朝家處分一切倒置重寘極律目以將心夫將心固逆也唯諾其將心者亦逆也又力訟其以忠殞身至請揭厲之恩者當爲何等罪犯也此臣所望之案一也昨年以來時議又於見在兩相臣搆罪極慘殆不欲置之地上臣初既與聞袖劄之事元老大臣陳劄之後仰對　清問亦以劄意爲是則兩臣之罪卽臣之罪其可一刻自安於心耶此臣所

聖之案二也臣於在朝之日凡於懲討之義不敢後人庭額　逕請率皆屢參此已爲今日見罪之大者而前夏　賜對之時又以五賊事反復陳請至以紓緩留時抑恐生出兇圖爲言伊後屢對輒偕三司力爭及至今春逆夢果倡率羣醜合四道而起臣之前日所慮不幸而中矣臣於眞儒之按問也片言出口至承　嚴責悚懼之心迄猶未已到今當日爭論之三司一併在罪籍而　聖教又以愚弄欺罔爲罪伏未知　聖意果指何事而若其討罪之請臣亦同之則三司之罪自然在並被之科矣此臣所望之案三

也至若史事關係尤重臣以冒玷文柄之故得專任纂述事是非與奪皆臣所主他僚無與焉凡有罪辜臣實當之伏聞向日入對諸臣迭進力斥其言率多危怖至有改修之舉若依其言臣之全腰領難矣而卒無薄譴之加餘波漫漫勢若滔天貳堂末僚次第竄逐亦有因此病夭者而臣獨優游鄉社自同平人縱荷　生成之至澤慙負諸僚何以爲顏在昔宋朝黃庭堅范祖禹諸人以纂史得罪沒身於荒陲至我朝史禍之慘尤有不忍言者臣其敢以遭遇　聖時得逭極戾爲優幸晏然自如而已耶此臣所望之案

四也噫凡今朝紳少遭人侵斥必撕捱前却違牌引
入或至遞罷乃已而　上下不以爲過者盖以自處
之道自不得不爾也乃若臣等所罣是果何等大案
而一例揮斥必欲牛維而馬馹之此固羣情之所共
悶塞者而若臣者其人雖微亦嘗猥忝大僚進退出
處尤爲四方人士所瞻視其可負此罪案而捐廉耻
犯笑罵厠跡於　朝廷之上耶　聖上若深加舒究
則必將愍察其萬不獲已之情容而置之俾得以退
伏自靖其私義惟此日夕祈祝焉耳臣之難進之義
實如右所陳而奉　命之臣久留村里必欲偕發旣
無變動之勢亦將何所底止當此州邑蕩殘黎元殿
屎之日其所種種貽弊尤當如何　聖意常在於軫
念窮民亦宜有以速賜反　命也疏成後伏聞哀冊
製述之任至及於臣臣尤悚愧臣本不文又其情跡
決難冒進人亦豈不知此爲虛施而强以委之抑何
故耶臣若不早辭免大事恐將違誤茲不得不並此
陳列伏乞　聖明劃賜變通俾免綿繴於公私千萬
幸甚臣如可進身　京輦豈不欲殫竭薄技以少效
平日愛戴見今摧隕之恢而亦末由也已尤切悲恨
不知所云臣迫隘之甚無以爲處疏語煩絮有妨

聖聽益增震恐臣之前辜既重卽茲違　命之罪亦不容鐫免且念西樞之職雖甚閒漫亦是無故大臣之所帶不可並緣變亂時荀且之擧因仍汔今亟命鐫削臣職名仍令有司議臣罪律以嚴邦憲以幸賤分不勝大願臣無任崩迫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疏中辭語多不稱停予實慨歎也卿之如是固辭萬萬過矣且製述之任尤何過辭卿其宜遵前旨安心勿辭作速上來以副予意

別諭後乞免疏

伏以臣寅緣變亂之會倖厠原任之後凡有　恩例輒被混及愧感之私常切于中乃者　聖上敦召在外諸大臣而臣又濫與其間　辭旨優渥類非湋賤所當得者惶感隕越不知所措噫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屏處荒村曷嘗頃刻弛　魏闕之戀哉伏況　追紀簪履之舊辱損綸綍之重至責以恕視　國事誠宜啣恩悚分竭蹶趨承之不暇且今新有　處分洒脫諸臣於將心之案近聞頗多有感激入朝者則臣獨何心自阻於　慈覆之下以重速逋慢之誅而顧臣實有別般罪惡諸臣之所無有者蓋臣愚不自量猥當汗青之任卒階身於罔測之科

遑奏中興奪不公之斥至今思之不覺心寒而氣顫
當時同局諸臣蓋不過循例編纂固無公私之可言
臣則以職忝文柄之故得專其裁斷其所論斥只臣
一人當之矣夫有國所重莫尚於史　先朝實錄其
重又當如何於此而敢容私意則雖加參夷之律亦
不足以償塞其萬一乃蒙如天之　大恩終始寬免
以汔于茲生死肉骨糜粉何酬而若復冒罪懷寵生
心於進遳朝班則不特一身廉義之盡喪其忝肆無
忌憚實是索性小人臣其敢爲是哉其敢爲是哉且
臣年垂七衰朽落益甚近又重嬰危疢倏跨四朔日
就沉篤證形百變背面烘熱流汗翻漿精神昏瞀若
墜煙霧俄而自頂至踵冷甚氷鐵重裘襲綿愈覺懍
慄委貼床席斯綴到極尤豈有去就之可論哉以罪
狀則刑在置室不可赦也以疾勢則着在膏肓不可
祛也宛轉叫號終不得不仰申哀籲伏乞　聖明察
臣負犯之甚重憐臣喘息之將絕亟先削去西樞虛
銜仍　命放置田野俾令省愆追尤待盡溝壑以圖
他日結草之報不勝千萬幸甚臣無任戰恐祈懇之
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疏中引嫌決知其過矣噫下教

丁寧意亦大定之後職在大臣與共休戚尤不宜若是邁邁卿其安心勿辭卽日上來用副至意

陳情告退疏

伏以臣昨遘大庭躬覩縟儀之成　先朝德烈永垂億代　聖上達孝度越千古臣以化育餘喘幸不遄死得與斯慶感歎之中歡抃靡極臣積有罣胥王法難容廢蟄田間血泣追愆乃蒙　聖慈特加涵貸前後敦召視諸臣無間有非罪衅徼蹤所當得者至於頃日　賜對時事尤出異恩勉諭之隆渥開釋之曲至實有夐絕常倫者感激摧咽精爽飛越區區廉義有不暇顧仍留　京輦之下瞻依　日月之光以少紓忱誠祇承　德意是臣今日報答萬一之圖然其情地本甚畸危大小朝議何敢猥有干涉只擬泯伏旅次時效奔走之勞而顧臣宿患到老益痼委貼床席生意都盡職事之未亦多曠闕此已無留在之實矣其爲惶悚有不可言而日於入對妄出一言又被儒臣之傍掣至以向來受禍之臣爲有罪若依其言臣之敢請雪冤其罪大矣大臣言有乖忤玉堂論劾例也而今乃旣發旋止是臣罪勘斷與不勘斷有難預度尚在若有若無之中反復思量愈覺兢飬不安

雖欲因仍苟蹲有不可得矣念臣於　前席勉畱之時既以非有節拍不敢退去爲對今有此節拍而猶復濡滯則不但物情之致訝臣心之增惡亦與前所奉對者大相違盭故終不得不封疏攄悃仍出　國門回望　雲闕涕淚自零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臣職使之斂跡世路潛深伏隩以自遂其愚賤之分不勝萬幸臣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擬上劄庚戌因奔問上京以陳任徵夏事嚴教不果進

伏以臣以腎罪廢退之身蹤跡不宜輒近　京輦而不幸三數年來　國家連有事變不敢安居私次前後入朝厠列班紳往來頻數觀聽疑駭固不任愧慮矣至於近日　禁掖之變尤是前古未有蒼黃赴難粗伸臣子之義　前席勉諭迴出尋常隨輒徑歸亦有所未安畱連數朔欲觀鞫勢少殺擬將從容去就庶幾兩全義分而層節橫生收結未易顧以滓穢之蹤久淹膠擾之地兢飬煩醒衰疾轉加且聞父母丘墓經霖頹毀臣既無昆季又無長成兒孫臣若不往無人可檢惟此情理實係切迫茲不得不拜章申籲以冀　體諒伏乞　賜矜察許臣退去俾得少伸情私兼遂微尚不勝大願抑臣有耿耿在心常欲一

陳者或曙曘而未敢論列或略申而不果敷述今老昏朽敗塡壑在即終不容瞆睞

聖明之財擇焉夫華夷逆順之辨卽天地之常經雖世入長夜人類陷於禽獸而惟此道理終不可泯滅況我國素有禮義之稱世受 皇明優渥至於壬辰復國之恩而極矣丙丁城下之盟誠出於力屈圖存萬不獲已而然猶 仁廟尊周之心炳然如丹至於節日密伸嵩呼之禮以扶樹民彝激勵士氣爰暨我 孝宗大王益懋薪膽之圖招徠同德之臣早夜孜孜一則曰復雪二則曰復雪以此難中途 薨殂大業未卒而明天理正人心永有辭於天下後世之德之功人到于今賴之至我 肅考築大報之新壇鑄 皇朝之舊章以寓沒世不忘之思其他見諸吟述刊之 御製別集者無非慷慨悲憤不能自已之意至今婦孺輿儓尚知戎虜之可醜中夏之可尊者固是我 孝廟奮發大義之致而 聖考所以繼述志事聳動倫俗之效亦安可誣哉顧自卅數年來世道交喪邪說橫騖背馳先正者并與此義而并髣髴之末流混混轉相陷溺漸失固有之常性卒之墜棄 皇明隆推胡虜辭說至或有不忍聞者頃年有一

陵寢郎書諸冊面曰聖祖皇帝康熙幾年被臺參而落職挽近以來時風世習之汚敗怪惡大率如此昔人以伊川被髮占十年之爲戎惟此兆朕實非細憂于斯時也任君師之責者當一力距闢使詖淫之說不得肆行於聖世以紹明　前寧王遺烈可也今殿下則非特漠然不留意於此甚或壞傷而打滅之試以昨年　逕教見之有曰予於近來士夫曆面削去康熙年號書以崇禎者心常笑之夫　大明亡已久康熙方見在則私自改書豈不近於虛套而其在恐痛含寃之意此義却不可少而其心則絕可悲矣豈合爲嘲笑之資乎昔陶潛以晉朝世臣不欲臣宋晉亡之後猶書義熙年號此亦以　殿下看之必以爲可笑而古人反有取焉者何哉臣竊恐　聖上此教不得爲大哉之言也豈不可慨之甚哉傳聞　聖上激惱於尹淳之被劾遂下此教非眞由本然之　聖衷云夫淳之被劾自關渠事只論其事之是不是可耳因此而逕及他事沮一國忠義之心滋一種詖邪之說實是意慮之外　殿下雖欲以此賭淳心之快樂而竊恐　聖心漸染於棄　皇明推胡虜之論自不覺嘖薄

之至此然則非眞由之云或有未必然者矣臣伏願繼自今　痛改舊見以　孝廟心法爲必可遵使肅廟築壇之盛意不至晦昧於千古不勝幸甚　國家不幸士論乖張以致師門之變闖機而發　朝家所以待之者或扶或抑處置不一大抵隨時隆汚遷變無常雖是非自有定本而紛爭之端亘十數年未已其間所傷亦多矣識者之慨然憂歎庸有極哉及至　聖考末年取覽兩家文籍夫定斯文公案使義理大辨如日星之昭揭又於　玉候違豫之中手書兩院扁額以示尊尚儒先之意繼以必遵無撓等語屢示　聖意垂戒後孫嗚呼盛哉凡爲我　聖考子孫臣庶當刻心祗承不敢少有失墜此固天理人情之所當然者矣以故是　教之下雖常時不快於先正者不敢輒肆詆毀庶幾革心從化之效可以馴致而　殿下乃於丁未七月黜退廷臣之日特下備忘罪狀諸臣而忽地撓舉　聖考處分於其間以示不必遵之意誦慕　先王至德之臣與夫館學章甫之倫連章籲請一皆麾斥臣未知此何舉措也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堂矧肯構厥父苗厥子乃不肯棄基今

聖考明定大案戒勖切至而乃　殿下破棄拉摺無復餘地是不但不肯堂不肯播而已便與毀壞室屋焚滅龕祔無異矣　聖考其肯曰予有後乎且當　聖考在宥之日諸臣隨所見或有違覆固不是異事乃於　予劒已遠聲容漸昧之後無端提斥有若追咎者然在諸臣猶且不敢況　殿下乎　殿下試反求諸心安乎否乎夫廷臣奉令承教有未當於　聖心則逐退之可也誅殛之可也　聖考處分何與於廷臣進退而並擧茲事於一紙備忘中不少留難乃至於是耶臣傷痛之極不覺中夜淚下竊想　聖考出天夫豈樂爲是事豈慮方將進用之臣間有參涉於當日斯文事者若無此　教必爲不安其職而首下此　教以慰悅其心耶　聖意或出於此則又大誤矣夫斯文是非事在既往　聖上只可遵奉遺意堅持不撓而凡係彼此爭端勿使復爲提起則可以省得多少紛鬧而彼心亦可自安矣何必爲此乖常悖理之擧使當日辛勤定案申複戒後者一朝棄擲於虛地而後爲快耶古人云陛下自度何如高帝臣愚亦罪　殿下雖聖質超卓聖學高明至於閱理久熟晰義明白恐尚有不逮於　聖考者其可以一

時未到之　聖見敢有容議於　大聖人深究詳辨之定案耶雖然　聖心終若有不能釋然者則徐待理明義精之後自厌覺悟可也在今日只合存而不論憖置之耳登諸絲綸布之遠邇終有所大未安者伏乞　聖明亟命刪去此一段於當日備忘中以解中外之惑不勝幸甚昔箕子叙洪範而首揭皇極之肯以詔後世又必以蕩蕩平平爲皇極之本斯誠千古帝王爲治之準的也　殿下於丁未秋黜退廷臣進用鏡輝諸黨瞽眼之間朝著盡空　上之所以追理成罪下之所以構訐論斷無非窮奇檮杌之案如是而强稱蕩平豈不異哉既滿朝無一人矣未知索何人與爲蕩平而名以邪惡猶欲與之蕩平未知自古及今果有如許事理否耶此其自欺欺人莫此爲甚諸臣固不足論　聖上講讀古聖賢書亦已久矣乃爲此外面籠罩語以誑羣下而不知有害於心性豈不可慨也哉夫氷炭不可同器薰蕕不可同臭此固天下之定理有不可以人力而强合之也當前日大進退之時　上之成罪下之論斷蓋不翅氷炭薰蕕之別而乃欲參錯而混淆之不顧事跡之自相違反何歟且如士類之稍欲自好者亦何忍壞其平生

所守與之翱翔追逐而不知愧乎夫我東涵圓箕聖遺澤而今日名爲服行者乃是箕聖謨訓則其事甚美其名甚好夫豈有非之者乎然而施之於今終有所不成事理者箕聖所謂蕩平無少偏陂無作好惡使王道自歸於蕩平也今之所謂蕩平混善惡而一之蕩滅而平夷之也其肯意所存豈不如燕越之背馳乎夫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箕聖之訓也安有名之爲惡而强爲錫福之理哉朱子之時有誤解皇極如今日所謂蕩平者朱子爲作辨說語極精確深以是非顚倒賢否貿亂爲憂舉以證今一一符合今

之人反拾朱子所剖擊之黨言自爲窠窟以詿誤一世而 聖上信之如金石使世道日就陷敗小則偷合苟容大則改頭換面以致廉耻都喪利慾橫挐終至於亡國而後已臣誠痛恨於斯竊願 聖上深加睿念打破此關毋使古聖徽言久爲宵小輩濟私饕利之囊橐也壬寅被禍相臣之深寃至痛 聖上亦旣俯燭而略有處分矣然而兩臣僅復原官而見奪之誼則自如夫誼之爲法無論其人賢否正卿以上例賜二字旣復大臣之職則固應得謚矣忠之爲字官位崇高則事業功德雖無甚表著

者自前例多賜之今兩臣則以爲國殉身不能安享天年之故反奪其循套例得之諡豈不偪哉奪諡與奪爵等耳然則兩臣亦不可謂有復官之實而至於未復兩相勤勞　王家素著忠純　殿下亦豈全不省察至於其中一相固嘗極贊其爲國之誠而愍其冤矣子與孫之死不可爲累於父祖亦已知之矣如是而猶靳解澤者果何故歟　聖意或慮廷臣之堅持一半有此靳固之命則此又不然今日廷臣聯劄爲逆四兇將心之說不絕於口自前秋　處分之後一齊噤嘿此無他　聖教既嚴其心亦知天險之不可陵自然如是矣今若特下　聖旨彼安敢更肆舊喙乎臣之竊所未曉者昨年首相筵對與夫趙尚絅李顯祿諸人之疏論筵奏也　聖諭不翅丁寧明示追復之意以爲諸臣若並來集予亦何難於處分至以諸臣既集之後若不副前言予何顏對卿亦何待卿等之陳請爲　教昨冬臣之繼首相陳白也　聖上雖以遲遲澗松爲喻而亦無牢塞之意是以諸臣仰恃　聖意坦然不復懷疑各自寬心相繼造朝及至今年事變益加憂危轉深以常情言之宜若追念衛國之忠慨然有難作之慟而或有一二微及茲事

者　聖批輒嚴罪斥隨之與昨年教令一切相反此又何也竊瞷　聖上素有不誠不信之病固已可悶之甚而此之不誠不信又非他事之比伏未知　聖心果何居而隨事隨處無一誠實底道理一以虛僞文飾取辦一時爲務耶彼其自盡誠節死亦無憾身後貶褒固不足爲輕重而　聖上方寸之間乃如是未純使羣下窺測而竊議之臣之慨惜實在於斯臣孚誠淺微本不能見信於　上今亦何敢以齟齬之言直請採納惟望　聖上更與首揆商量俾無處分斑駁忠逆易位之患幸甚臣以屏野微分本不合妄言時事而懷不能已輒有陳列拙直之性文又未暢辭語樣率多欠婉曲尤增惶隕不知所措謹此俯伏恭俟

　　旨何取進止

被誣自劾疏

伏以隕駟難留　因山奄迫仰惟　聖情哀隕何以堪處罪臣亡狀寡孽層疊悚戚危畏曾不得一衆殷奠於　啓殯之前以少伸其情禮瞻望號慟唯願速就死滅而不可得也抑臣自月前別有岡測之罪名新加身上者骨青肉顫席蓐血泣以待鈇鉞之刑者幾至數旬而尚今寂然念此蹤跡卽同纍囚抗顏額

呼亦非所敢爲而　朝廷迄不正律臣又掩匿泯默晏然於諸大臣之列尤涉縱肆故不得不冒死哀鳴猥越煩瀆又復添一罪矣蓋於向來　朝家追論諸臣之罪者其案甚繁而臣皆與焉幸蒙　大恩只施薄譴無幾何而叙復如舊又　命付諸先天勿復提嫌臣內雖惶惕靡容亦不敢每每引惹而至若史事關係最重臣又專當不與他等輒不免終始力引爲罪昨年冬　賜對勉諭之時又以是反復自劾且以兩朝實錄爲兇逆輩所修至於改撰而今亦如是尤極不安并爲陳列則　聖教縷縷屢諭以非謂卿等有用意之迹且教以今番只爲添補闕漏與　兩朝實錄改撰不同尤不必過嫌臣竊自幸區區心事蒙被　天日之照燭感泣而退矣竊念當初朝議之必主釐改者畢竟似有下落故不敢以　聖鑑之猥有俯燭自寬其心而且當時史廳堂上多至十許人類不過隨例傳謄而已主張纂定都出臣手凡有論及茲事自應湊着臣身危厲固未嘗暫弛矣乃者見工曹判書尹淳對前參判金有慶之疏有曰遠捨謗書誣史之追改近置　仁祖肅考之已事觀其辭意槩以爲向日釐改實遵此二事之例而咎有慶之

捨置不言也夫臣所撰即誣者是將歸於何地耶噫爲人臣子修　先朝史則其謂謗其謂乃敢懷誣謗　先朝史而大逆也極惡也究其罪實王法之所必誅覆載之所難容尚令偃息於田廬豈是刑政之所宜耶且　兩朝史之改修本以兇徒伏法之後不容仍置其所修也故臣以是爲嫌則　聖教之開釋如右矣今見此疏益知前所謂改補者蓋有所承用而臣之罪自然與彼同歸矣夫誣謗　先朝既爲臣罪則是亦兇逆也承用其例固何足怪也臣之私自慙痛者荷　先朝恩曾蔑涓埃之補及當汗青之役妄意於此庶可以少效隕結之忱每與僚席交相勉勗唯恐當日植倫義扶世教之　盛德黜睇而不章一心煩煩未或晷刻弭忘而由其愚迷昏塞之甚卒不悟其到今反階身於赤族之殃俯仰天地尚何言哉即當歸命司敗以俟威刑而持此罪名冒近城市義不敢出見差　山陵挽詞製述之任而亦不得奉承尤不勝震慄伏乞　聖明亟將臣所犯明施王章以快衆聽以嚴典憲千萬幸甚臣無任瞻　天望日崩迫哀號之至

辭史局賞典疏　辛亥

伏以無狀累臣罪衅如山而就中身所專當關係尤重者莫如史事當初　筵奏後來勾斷罪名層加危厲轉甚席藁私次長在俟　譴之中誠莫知其所措矣不虞伏見　備忘下者以實錄廳事至有錫馬之命臣驚惶戰掉不覺神喪而魄遁也臣之至今逭刑誠荷　天地之大德今乃以罪爲寵反辱醲厚之賞豈　聖意以爲只取仕日多少而爲是則無關本事不妨遵例頒恩也耶若是則竊恐其大不然也臣所仕進非如有司者治事服勞之爲其仕也實爲纂述故每仕輒有述纂述不善既爲今日之罪則是仕一日負一日之罪仕二日之罪仕之愈多罪隨而愈積仕日少則罪輕仕日多則罪重揆以事理固所當然由是言之臣罪之重爲如何哉此當於史事究竟之日另論其罪或誅或竄以大慰朝議而非惟不如此覆用爲賞以重貽中外之駭訝此果何爲也哉夫人臣被賞輒上辭章反同例套而此則出於肝膈之至悃其爲悶迫甚於束縛者之求解伏乞　聖明曲垂鑑燭劃命收還成典不勝千萬血祝且臣伏見都監所示以臣爲　誌文製述官預差臣又極

震悚自臣有昨年秋負犯此等差任豈合復有舉擬無論實預書之單子咎諸 天聽事體之苟簡莫此爲甚臣心之不安有不暇言者矣亦乞亟 令削去無留幸甚臣仍伏念日月易得 敬徵殿練事奄近仰惟 聖情哀慕益復何極臣追於情勢不得不煩溷於此時罪尤萬死臣無任隕慮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往者引咎已涉過矣今辭賞典不亦太過下 敕所辭又涉過中豈望卿者哉況練事已迫此非大臣在鄉之時卿其安心勿辭領受宜即上來用副至望

辭周急疏 壬子

伏以臣於病伏垂死中忽蒙州官輸致累十石穀物謂出 朝家周急之惠者驚惶隕越感激泣涕誠莫知措躬何所也夫周之則受古固有斯義矧以蟣蝨之微猥此大賚豈敢不銜戢祗受以仰承我 聖上德意而反復思惟終有所萬萬不自安者蓋此等異典從古人君所以愍勞謝事休退之臣者未聞混施於有罪廢伏之人也若臣者久忝簪紳食浮於人絲毫蔑效尤衅弘多其得偃息田廬幸逭鈇鉞之誅誠荷 天地包容之德正使朝不食夕不食顛斃於

溝壑之間曾無以少贖往日之愆戾今乃比並前代優待無故人故事有此曠絕之　恩數其在事理不已舛乎且念方今　聖上軫念民飢屢下哀痛之教凡於賙救之方靡不用極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蔀屋之下迫於翳桑者亦必多矣乃於此時虐擲不貲之物於沒要緊之地使賑荒之需致有缺損竊想民情必怏然不平以爲彼夫也辜恩負國無一善狀而反耗公穀我等終歲勤苦以供賦役而　聖朝優恤乃不如彼云爾則其於均齊之道豈不有欠而臣亦何安於私心哉伏乞　聖明諒臣此言非出飾讓

亟命反汗以幸賤分不勝大願臣無任感隕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茲所命意在敬大臣卿其安心勿辭領受焉

陳兩大臣事仍請譴疏　乙卯

伏以臣癃老廢伏不能登逕者久矣適值　國有大慶將施曠蕩之恩而時原任同入對又有　特命不敢言病恐亦趨泰乃於論斷諸罪囚之後敢以辛丑兩臣抱冤之狀反復陳達非但未蒙　俯諒於一臣反下未安之　教臣誠惶惑至今未解夫論人必觀

大體罪人當參情實苟有忠著廟國功存衛社者斯其樹立舉世共見縱有事爲間一二未盡者不可以一事掩其大節況所爲罪者涉於微曖則其可終始把持不少原察心事也耶金昌集卽先正之孫名相之子家庭淵源固異於人又其平生明白峻潔無一毫私曲闇曖之態則怨敵亦無異辭朝野咸所稱尚是以鏡夢葷雖搆殺其身而建儲聯劄之外曾不能旁摘他事以爲罪案今　殿下之所未安未知何揉物事而末世人心本自險側況於危疑之際乎如有身所不知而中間簸弄者則千其人何事而乃及疑之於若有若無之中解澤終嶸舊寃之外又添新寃黃陽未晰丹筆遂閟寧不悲哉噫辛丑兇圖古今所稀　聖明之危殆如一髮昌集乃毅然正笏置疚生於度外首建大策使　宗祧奠安　國本有托其忠蓋力量實無愧於古人矣及夫時勢一變鏡夢逞兇既戕其身又滅其家此猶未快又請追刑幸賴　景廟之仁聖爭之三年竟靳一俞及至乙巳幸得復官而亦何足以償當所被之慘哉曾未幾何復削其官

國典攸而追削者與生被極刑齊律然則　景廟之所不許竟得售於是時矣　朝家刑政可謂刻深

而無餘地矣今當　擧國同慶之日綱常大辟多被赦宥獨於爲國效忠再被極律之人持之不舍猶惜其一張虛詰恐非　聖朝寬大之典也譬如春陽方敷萬彙昭蘇而氷厓陰谷雪色嵯峩一半熏煦及爲凄凜所奪此豈好天氣佳景象而亦豈今日所宜有乎臣傷歎之不足繼之以流涕也臣頃於　筵席猥陳愚衷既被語多抑揚之　責諭繼臣言之儒臣又加特推惶慙之情迄今未已然而今茲兩臣之抱冤莫伸不但其人一身事而已大有傷於倫常義理其所關係至重至大臣忝在大臣之列何敢畏罪而不復言乎仍念松茂則栢悅芝焚而蕙歎植物尚爾在人寧獨不然臣居常悲愍四臣之忠寤寐不忘于懷今二臣若伸而未盡伸二臣尚在幽蔀之下丹忱血悃終未見諒於　仁覆之聽臣誠抑塞煩醒不能自定更以何心冒據崇班自喪所守亦其言涉妄率罪在瀆恩　國有憲綱理難終逭謹此俯伏以俟　威譴伏乞　聖明亟降鈇鉞之誅使負罪賤臣得遂徼尚不勝幸甚臣無任隕越屏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當下諭於入侍其卽入來焉

辭領議政疏

伏以臣以涔穢賤品重負羸戾何敢抗顏 京輦冒據崇班而前後 聖諭轉益嚴截兼且曲軫下情許置散局不使參聞廟謨任其閒放優游自在開示 聖意不啻丁寧臣於其時俯伏 前席恭聆德音竊自思惟此實出於 大聖人誠心體下之盛意正與 肅廟面諭故相臣李畬者相符蓋畬嘗不安於在朝輒欲引退 肅廟教以此後當不復責以職任須安心留在畬遂黽勉仍留當時 眷待之隆他臣莫並而終不重下由重違 前諭也畬每對知舊感激至於泣下臣亦親見之矣向臣所被 聖教宛如昔年 聖考所以處李畬者臣之感頌銘鏤之忱豈有間於畬哉自是臣放心自安不復以情勢爲言人或疑其去就之無當而殊不以爲嫌矣今日 新命胡爲而及臣身哉王者無戲言聖人懋誠實豈其有此豈其有此念此累蹤終不可復玷相府非惟臣所自誓於心雖牛阜馬卒犂女蓑夫無不知之固不待臣之一一臚數而至若排比才分以擬議於職名又涉萬萬羞愧亦不敢言矣夫西樞卽同一軍銜而猶不欲自列於無故大臣屢煩 諭教一味閉伏今所叨濫是果何等任委而其可無驚懼之意恬然若他日

乎所以聞　命蒼黃自不覺其身之出城迹涉妄率
情實窘阨正此惶隕莫省所措不自意　恩顧之渥
混及無似遠勞史官傳宣　懇肯至於追記先臣體
國之忠另加奬褒奉讀摧咽益無以爲心而先臣不
昧之靈亦必結草而思報矣然而朱子有言士大夫
出處進退非其一身事乃關風俗之盛衰盖去就之
一不審而卒至廉耻牿喪時風汚濁國隨而亂亡其
害顧不重歟先臣盖嘗有味乎斯言舉以戒勗於臣
者屢矣今若貪冒榮祿弁髦先訓敢爲進身之圖則
是子而忘父臣而負國尚可以自立於人類中耶乃
若李載厚之疏陰慘兇悖殆不忍正視臣常心有所
究結轖未解故以疏以奏輒事申複竊附無隱之義
而今乃直毆之於惡逆苟依其言臣之全腰領難矣
官職之承當與否有不暇言矣噫頃夜之對臣等未
及達所懷　聖諭先下至有臣子不敢聞之教舉皆
悚然懍懍不敢及他但請　聖教之勿宣此是何
等境界而彼乃視此爲好機會游辭誣說恣意脅制
因以爲芟夷異己之階尤切危怖也　聖諭以朝廷
氣象責臣之不出朝象之如此益爲臣不可出之端
　聖上豈或未之深思也耶徊徨累日輒此哀籲言

出肝膈一毫匪飾伏乞 聖明念相職之不可以虛
假察放臣之不可以復用將臣所被誤命亟賜繳還
使公有舉錯之宜私獲斂退之願不勝萬幸臣無任
危迫祈祝之至

再疏

伏以臣冒控血懇顒俟 俞音不料特遣近密之臣
傳宣 聖諭辭旨温諄勉厲勤縟萬萬非糞土賤臣
所當得者感激涕泣不知攸所噫臣若可以奉承
明命初豈顛倒出城史官來守累日亦豈敢一向無
變計而左思右想一遞之外更無他道理日夕煎熬
鬼事愈迫今此加等之 恩適所以益其疾而促其
亡也尚何言哉抑臣連接朝紙每有入侍諸臣釋然
之 教臣尤惶恐蓋臣與右揆及諸宰前固有陳請
之事矣及入 筵席臣等未及申列前意而 聖教
先下輒有臣子不敢聞之教臣等齊聲請亟寢勿復
發 聖教遂止至於臣等所欲陳既未果發而未後
 聖上俯問此後更言與否臣與右相共陳臣等雖
有所執 聖上若以不敢聞之教先之則臣等亦何
得更言而退蓋到此則不敢聞之 教爲重他固不
暇言故耳此豈有釋然之可論而且夫既曰不敢聞

則爲人臣子悚然則有之尤豈敢有釋然之意此爲不安於心大矣又伏見諫臣之疏以爲頃日筵對諸臣聞非常之　教罔措卽退咎責深重臣實瞿然其時　聖教遽發臣等交口請寢其間亦頗遲久而今疏有若　聖教一下卽爲相率迸出不敢發一言者然此恐傳聞之誤而其爲悚感則甚矣臣於伊日略有發言欲申勉戒而未及畢說餘懷耿耿至今未已古語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人君辭令之重有如此者苟不能愼於出言莫念磨玷之戒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繼自今　殿下宜益加慥飭勿使外間妄有窺測又不但愼之而已亦勿使些子意思留着胸次而矧今　邦慶無前景運方新寰區謳咢協氣洋溢尤須痛滌查滓廓開纖翳以致天地交泰內外訢合太和薰融之化自然而臻矣豈不休哉疏牘煩絮不敢索性盡言而惟此寸忱炳然如丹伏願　聖明俯察而加意焉幸甚幸甚臣之虛帶必可遞之職倏過一旬四方流聞駭笑之言日日增加因臣忝竊匪據貽辱　朝廷至於此臣誠痛恨寤寐靡安懇乞　聖明亟賜回照劃命鐫免改卜賢德以重　國事而使此丘壑殘喘得安其麋鹿之性不勝千萬祈祝

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雖年少惹事之輩半夜下教之後不敢若是況白首股肱之臣乎爲卿深爲慨然也卿已貢予予何他喻

引年乞致仕劄 戊午

伏以臣自客歲十一月重患非時毒痢辛苦數十餘日元氣漸綴若不保朝夕中間有候儀而不得出恭病裏惶隕 威譴是俟見今燕价好旋 邦慶普洽重以三陽載廻萬姓齊抃不敢不竭蹶趨班以伸祝釐之微誠而久病遽起肢體縮栗眩轉歪側若將顛什衰敗至此更有何論仍念臣今年恰滿七衮矣準以禮經實爲致事之年矣在前人臣當此年歲必陳告老之懇誠以禮制不可不遵而廉耻不可不養也洪惟我 聖朝體下恩隆使臣禮優凡有引年控乞輒不靳於許副歷數 聖上臨御以來七十謝事者多至四五人不但其人等之榮感無比旁觀亦莫不爲之聳動矣若臣者庸駑下中無足齒數於人而語其在法應退則視已往諸臣無少異焉且臣始釋褐於 肅廟之中年事 肅廟二十七年事 景廟五年而事 聖上又十有四年其立朝年紀比今在列

諸臣最爲久次雖其無能往來蔑有稱塞而曲被
兩朝之陶鎔卒致位於上卿之列逮及 聖朝年邁
氣索尤無一分可取而擢置廊廟之重眷渥有加其
所受恩可謂昊天罔極至若末後罪犯不啻重大而
特屈王章只施薄罰曾未幾何叙復如舊再生之恩
如骨而肉感泣銘鏤只思隕結不幸病狀沉綿無復
有起色而犬馬之齒又及耆耋自經今番大病精神
之迷昏忒甚凡於世間百事泯無知解便與土木一
般毋論官務之緊漫決無省察之望虛縻崇秩日夕
不安如蒙 聖上哀而憐之特賜致仕二字之號俾
令持此自喻得以光賁暮景詑示親黨則在臣微分
固不勝其萬萬奇幸亦豈不爲礪廉節優老齒之一
美事乎昔在壬子之臘臣自燕返命伏荷賜對 慰
諭教以待得年至當許休致臣起拜以承感淚如泉
自是之後臣心充然有得知舊亦多相賀然而前計
年數殆近十稔常恐風燭奄及使當日丁寧之 教
歸於虛地惟此爲蘊結于中矣豈意殘命延延不絕
如縷輒到此年得上乞身之章乎此殆命物者姑貸
臣餘喘俾得以卒受嘉惠大彰 聖上及物之深慈
天意似非偶然矣臣於日前伏見小報有時原任入

對瞻望　東宮之教向在秋間臣猥近　岐嶷之容欣戴慕戀至今耿耿既承此　教踧然而興遂欲力疾進赴而因退日未果矣今臣雖獲準請前者奉朝賀臣李台佐以休退之身亦得入瞻臣可依倣此例而不礙於承　命矣茲敢忘僭冒罪懇額於　仁覆之下悚仄戰越伏地祈祝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既有時原任大臣入侍之命卿宜入侍矣卿年雖高筋力尚確豈有休致之理哉卿須安心勿辭焉

病未參班引罪仍乞致仕劄

伏以臣近因日氣不佳感觸感重宿患痰祟仍以作孽證情危惡若不保朝夕房奧之外無以致身昨日動駕之時終未參迎送之班分義情禮虧缺莫甚伏枕皇隕不知所措茲敢力疾請譴乞　命攸司亟加重勘不勝萬幸仍伏念臣不揆賤微敢有引年之請者蓋不但爲禮防之所嚴訓前輩之所屢行亦以頃年　聖教不啻丁寧銘肺服膺以至今日寤寐不敢忘故耳意謂不待辭畢即紆開可及奉　批旨終始靳固臣誠愕然失圖憮然摧心終有憾於天地之大也臣於壬子之臘叨被　恩許當時同入承聽者

盖非一二人退出之後至有預賀於臣者臣乃笑而受之心獨喜幸亦其 筵說記在政院人人皆得披見以是臣之到今年休退舉世無不誦言且以公家訴訟言之必皆援引隣保羅列證參以求其得伸惟臣此事塗人耳目已久其爲隣保證參亦可謂多矣臣雖欲諱匿不言其可得乎伏況伊日 綸言特下於微臣年未至之前其預垂軫念於簪履之遺不欲勞弊神精重傷其衰敗餘氣者 德意藹然度越前古臣於今日若不引此祈 歎則是荒棄當日 眷顧之至意而自甘爲顚冥之一鄙夫臣其恐爲此乎自前年至者多據禮陳乞迄年以來亦連有疏請者要皆例常事耳若臣者前之 聖諭既昭如星日有不容泯滅微臣之積年奉持至今日而發之者固絕異於循套遵舊之爲且今病委床席鬼事日迫路左祗候不過跬步間事而亦不敢生意則他尚何論是則與瞽力不衰只引禮經爲言者萬萬不侔矣此豈不足爲 睿念之尤可愍惻而亟副也哉凡臣子辭遜之節極於三而過是則爲瀆尊 公朝典憲亦決於三而過是則爲褻恩今臣請休之章已至於三矣祝天拜日齋沐籲呼刳瀝其忱悃者又竭盡而無餘

蘊矣若蒙矜其朽憊賜以哀憐劃降　俞旨許遂夙願則微臣免屢瀆之誅　聖朝絕褻恩之譏公私豈不兩得乎記昔宋臣歐陽脩乞致仕之辭曰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鑑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臣於少日嘗讀而味之以爲人臣之老病求退者當以此爲準的臣之今所再三申控既自謂能致其誠庶有以感動　崇聽而天從人欲竊有望於曲成萬物之仁謹此百拜顒若以俟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之至懇其豈不知而但卿年雖至休致之歲筋力尚强其何過辭卿須安心勿復煩陳焉

四乞致仕劄

伏以上穹崇嚴下土之人誠不當妄有攀援高下之勢有截而然矣君臣之分天地如也在罪戾滓穢之賤尤何敢輒事籲丐以自取觸冒　威尊之誅哉一瀆猶不可況至於再三之瀆乎然而臣乃不知避者其必有萬萬不獲已者存焉臣以休致一事仰恩　清聽者亦屢矣而　聖上又靳一俞臣誠抑塞不知所言臣之宜休其端不翅多矣語其最緊着唯老與

病二端爲重人生年至七衰則精力衰敗不可服官
任政故禮經有七十致事之文斯義也實爲禮之大
防人人之所共謹守不容分寸踰越者也雖老益康
旺者猶且然矣如臣蒲柳先零年未半百髮白齒落
到今僂然如耄期人形狀者其可諱老自壯甘犯鍾
漏之譏而不知止哉自惟虛薄之質不比恒人當其
少也保養過慎尚不免呻楚多時及今晚暮病隨年
加近歲以來又疊遘重疢因此百疾交攻分作癃癈
最是胸膈懣悶而不能食火熱熾肆而不能眠晝復
昏昏不省如醉如癡四肢百節無不酸疼跼蹜牽掣
跬步不得運肌肉盡脫只存空殼賴在骨上立則如
細竿之受風嫋娜欲折卧則稜骨磨戞於席薦痛苦
欲絕醫書云肉脫者死信斯言也臣其爲朝暮人矣
且念臣之釋褐登朝年紀最久殆及五十年歷數今
日宰輔以下莫有前於臣者不特今日從古以來立
朝近五十年者絕稀矣夫以五十年仕宦之人終未
得休致而遽塡溝壑則寧不冤鬱之甚哉情迫於中
不能自遏又不得不瀝懇申請控訴頻煩罪死不赦
乃若闕禮之罪犯而又犯雖由病勢之難强亦不容
屢遣邦刑謹此俯伏以俟 譴何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頃批旣諭卿何遽讓卿須其遵
前旨安心勿辭焉

五乞致仕劄

伏以臣自入此年雖無大段疾痛渾身日覺酸麻精
神日覺恍惚氣力日覺低垂無晝無夜長委床席昏
昏如醉不能省悟鬼事已迫百思皆不入心惟是前
日所請乞身一事尚無下落恐終爲禮經之罪人
以此桂結不解食息靡安時時攢手祝　日以冀至
誠之感天而天高不可階廢然而自止者亦屢矣噫
臣之情良亦戚矣臣之立朝四十有五年厚被　三

朝渥澤浹骨淪膚而報效蔑如終于負國之嚴誅固
不可以人類待之然比之六畜亦似不至濫猥夫犬
馬至微賤也軫其任使之久則尚有帷蓋之恩休致
誠爲　國家令典而於臣其爲帷蓋也大矣區區血
願夫豈尋常之可論哉抑念　聖上愍老惠養夐越
前古諸老臣有籲鮮有不得請者曲遂之　聖意孰
不聳動而臣則素無可紀之勞曩孽又難赦而輒敢
引據故事妄有陳控無乃僭越昧分而益重其辜戾
乎惟此爲兢兢焉耳惻傷其將死哀鳴而　特副之
在　聖上駭痛其冒罪煩瀆而斥退之亦在　聖上

謹拱以俟　恩威之命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曾諭西樞開局奚間休致卿須安心勿辭須體前批焉

辭文衡薦望劄　庚申

伏以郎者史官來傳　聖教令臣舉薦文衡之代臣不勝驚惶愧慮徐考故事實有萬萬不敢冒當者蓋聞文衡有闕使才遞人薦其代法意有在是以鮮或推及於前前任者至於去職近二十年其後經五六人遞代而越使當之者今始見焉此固無前之例也臣即老病垂死之臣也蓋嘗屢上休致之章雖未蒙

矜許臣固自處以放臣　朝家亦知其如此輒賜寬假今乃突然冒任莫重之薦事求之事理寧有是哉此亦無前之例也老病大臣之在家薦文衡本非恒有之事當之者不敢安意承　命故往在　肅廟丁卯經文衡大臣三員無故在京而　特命還入前望而落點向者乙巳亦有經文衡大臣在朝者而又命還入前望而落點此使一令甲也臣明知有此例而冒當無例之事以底損　國體而壞私分決所不敢茲不得不瀝陳衷懇兼暴近事之明的者以冀

聖明之裁處無任惶恐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既有二次前例依劄陳已命焉

陳私懇劄

伏以臣自遭今夏子喪號呼隕裂直欲自滅以致飲啜全却眠睡亦失今至七朔日漸銷鑠近間諸證迭發危惡難狀自量病勢似無延至數月之望重近宸陛此生已矣矯首悲泣不知所裁且臣有懇迫情事須至陳暴者臣命途奇窮既以獨身無他兄弟而單生一子又無子而夭矣臣與臣子之絕嗣固不足道而先臣之祀遂將無所托屬矣竊念先臣輔相我肅廟備著忠勞倚毗之隆他臣莫及 聖上亦曾

游下褒諭今聞其後事之若此應有愍惻於 淵衷者矣臣門戶孤寒宗支不敷只堂從兄前牧使宜祿有二孫以次孫年四歲者快許爲臣亡子之後彼此言意相符牢不可破自可順成無虞獨其呈訴該曹一事以臣官忝大僚有此凝擊今臣病在危域事已急矣茲敢不計煩猥輒此控籲伏乞 聖慈俯垂哀憐特令許施俾臣待此以瞑目千萬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劄陳事其令該曹特爲許施焉

辭周急劄 癸亥

伏以臣於昨歲伏蒙 大恩特許休致俾遂宿願

諭教隆渥復越常倫臣感激泣涕銘鏤至骨退出之後疾病忽作沉綿數旬少似間歇扶詣　闕下拜箋肅命仍捉仰遵　恩旨一登螭陛更瞻　威顏以伸區區犬馬之情而不幸卒中風痱四肢不遂精神迷罔委頓床席與鬼爲隣于今十朔證情轉益危重不但尋常闕禮之爲悚　春宮疹患之遄復何等大慶而亦未叅賀班病在殊域又不得構出引罪之章泯昏昏只俟　大何乃於千萬意外忽有米豆題給之　命臣驚起惴怳莫省何爲而致此也臣之立朝恰滿五十年矣遭遇　三聖沐浴洪澤可謂與天無極而人微才劣曾未有一分報效徒積罪纍之弘多中夜靜思未嘗不愧懼交集況今以禮退之榮動朝紳猶食公廩得免賈乏以至月致酒肉春秋周急無非　惠養老臣之至意　聖朝之於愚臣其所眷待又可謂極盡而無餘憾矣不知有何不足而疊加以格外　恩賚乎且臣月前謹受周急米豆之　錫猶有餘在者曾未幾何荐有　頒施古語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律以此義不幾於事理之無當乎傳聞出自大臣陳白云豈他人之事例致遺忘有此誤達耶臣若利其卒富泯默冒受則殆同賤丈夫之壟斷臣豈

恐爲是茲敢據實仰籲於　體下之聽伏乞　聖明特賜鑑燭俯許收還俾絕濫施之譏而使臣得全其徵尚不勝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以疾未參其何所傷此是尊者舊之意卿須安心勿辭領受焉

諫　過舉劄

伏以　殿下今日之事實是千古之所未有臣不勝痛哭易曰天地交泰其辭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辭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竊未知　聖上此舉可謂上下交乎不交乎大臣命召啓稟累日而無　發落陳戒章疏日積公車而亦無　批諭以至大小公事一併閣之不下上下否隔羣情鬱抑滿朝臣僚遑遑震剥涕泣相對生意索然亡國之形迫在目前曾謂陽和將動慶禮方行一國舍生歡欣忻祝之會而其氣象舉措乃如是耶且今雷震星孛戒告丁寧正當　君臣上下交相警勉如古太戊消災迓祥之爲可也今乃以乖常之舉應之有若益其災而助其危者臣誠愚惑不識其何爲也顧臣以尸居餘氣殆無省

覺而中夜悲號撫枕展轉寧欲速死而無知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仍竊自念　三朝舊物受恩罔極老而不死乃見　聖上過舉之至此而終無一言以效匡拯之忱則不但辜負　聖恩死不瞑目他日歸陪先王實無可顯之面輒敢瀝盡肝血流涕而陳之切乞　聖明克遵古聖不遠復之訓　召見諸臣諮諏　國事使上下情志流通交孚如天開日明萬象畢照則　日月之更人孰不仰之哉臣不勝瞻　天仰　聖懇祈切祝之至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已諭大　諭卿須量焉

乞　收還藥物覓給之命劄　甲子

伏以臣久病嬰身月加時增奄奄床簀喘息將絕忽聞因相臣陳白有覓給藥物之　命云臣驚惶悚慮之餘亦不勝爽惑疑駭之至臣猥以犬馬齒至忝列者英之席者今已七年蓋聞者司故規除出若干物名以藥債逐朔有分臣亦循套受用不以爲嫌矣今相臣之以者社無用藥之事爲言者何也無乃一時誤認而然耶因大臣之誤達致令　聖朝恩頒之重未免爲屑越之歸則區區賤分之仄惕不安固不足言而亦豈不重有傷於　國體乎重念臣受罔極之

恩而曾無絲毫報效今又　念軫疚生有此大惠感泣之極不知所云然而過濫之　恩典終不敢冒受茲不得不瀝血呼籲伏乞　聖明特垂諒察亟收前命以幸公私千萬大願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此爲耆耆卿何辭焉其須善養焉

辭製述官劄

伏以臣病昏茫昧中聞　齊陵碑文製述官以臣啓下云臣驚怪惝怳莫省所措臣自壬戌中風之後作一冏象漢甚至不能言語不能喑飯不能書字舊日所識文字一併忘却尋常對人有若夢中如是者三載不生不滅都無知覺知覺旣泯文字何由成出伏乞　聖慈察臣萬無一力之勢改　命他人以完大事不勝幸甚且臣伏聞　國制旣爲奉朝賀之後不許任以職事云此亦脩明典章之日所當斤斤奉持者也幷乞　垂察焉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此非筋力爲之者略干之文莫重之事卿何讓乎卿其勿辭擧行焉

啓

賓廳請誅逆賊鳳輝啓　辛丑　刑判時

臣等連日號籲未蒙　開納昨又相率請對乃有所懷書入之　教敢瀝肝血替控危衷而　批旨之下　天聽逾邈至以卿等之請予實未曉爲教臣等聚首相顧益不勝憂遑抑塞之至夫鳳輝必誅岡赦之罪前後陳啓罄盡無餘固不待更爲臚列而今就　聖批而略暴焉　聖批曰鳳輝狂妄之言竄逐爲可設鞫過當噫直之淦爲狂戇之過爲妄今　儲位既定名號繫於百姓而乃敢肆然疵議略無顧忌其兇悖不道之狀實載籍以來所未見也狂妄二字其果一毫近似而尚可以只施竄逐之典而已乎　聖批

又曰東宮之心不安大慶之日有妨此亦有所不然者　東宮因鳳輝之指斥至有毛骨俱竦心膽如墜之語其憂危怵迫之情於此尤可以仰揣矣快正兇逆之罪正所以安　東宮之心豈有　東宮因此不安于心之理乎今若容而置之使亂賊終至於失刑則不但　東宮之心益不得安動搖國本之賊必將接迹而起矣國有大慶舍生之類舉皆歡忻而如鳳輝者乃敢陰懷將心沮戲慶禮如此當此人心陷溺變故層生之日若不亟加懲討則國法不嚴兇賊增氣前頭之慮將無所不有臣等之必欲快正邦刑者

正欲其大慶之順成也況常憲久屈輿憤未洩歡忭者變爲愁鬱則獨不有妨於慶禮乎　聖明胡不念及於此耶　聖上雖有承停之教而沐浴之討決不容止茲敢不避煩瀆之誅冒仗更申請兇賊鳳輝亟命鞫問正法以攄神人之憤

達判尹李弘述　工曹判書李觀　領議政金昌集　左議政李健命　戶曹判書閔鎭行司直許玸　黃一夏　尹慤　吏曹判書李頀成　在魯聯名　兵曹判書李明誼　吏曹參判李秉常　右尹金

答曰既已處分矣依前下教更勿煩瀆

賓廳請討逆賊鳳輝光佐泰億泰耆錫恒等啓

乙巳吏判時

爲國之道莫大乎倫彝之植象刑之典最嚴於亂賊之誅臣等之相率呼籲請正兇逆之罪者寔出於植邦倫正王法之意而一啓二啓　批旨邈然終靳開許之音臣等相顧愕眙愈不勝其寔鬱焉噫彼五賊窮兇極惡之狀固已罄悉於三司之章　聖上亦旣洞燭而無餘蘊則宜無待於臣等之更事覼縷而盖觀自古逆兇作逆者其事不一而不過曰謀危嗣誣逼　先王包蔵禍心締結幽陰賊害忠良搆成誣獄也人臣之罪有一於此尚難逭於誅討之恒典況今集衆惡而兼有之者哉雖於前史見之亦不堪

扼腕而痛骨則此輩實千萬古所未有之兇逆而
殿下徒以煦嫗小仁保養蛇蝎使神人咸憤義理晦
塞而莫之恤焉臣等於此尤有所痛恨憂慨寧欲無
生而不可得也臣等如不得請則決不敢退伏乞
聖明更加深思亟允三司之啓俾令倫常不墜於地
王章克伸於下不勝幸甚 左議政閔鎮遠右議政李觀命戶曹判書申思喆刑曹參判張鵬翼兵曹參判河慶尚左兵使崔鎭漢臨名 黃龜
答曰卿等須體予意勿復更瀆焉

再啓

臣等於昨者日三陳籲冀獲 俞音者誠以天討不
可少稽輿憤不宜久遏而及奉 聖批乃以須體予
意勿復更瀆爲敎臣等抑鬱之極殆不知所喻也臣
等俱甚愚迷 聖意所在雖不敢隱度而豈以其任
使日久不恐遽施王章而然歟豈以其略加削罷之
典此足以塞衆怒謝公議而然歟豈以鏡虎二賊旣
已正法則此輩卽同夸末刃餘有不足深治而然歟
抑無乃此輩向來晝宵所謀晝只在於陰害 聖躬
則到今一併誅討有些嫌澁而然歟凡此數段皆未
足以解臣民之惑而反有以增亂賊之氣則臣等安
得不頻血而畢陳之乎噫潛結妖竪竊取崇顯則不

可以官位之猥隆輒貸其罔赦之罪明矣參夷之律乃是懲逆之常憲則不可以鐫襪薄罰減而益減也亦較然矣伏法之二賊不過此輩之所願指則古今天下安有受嗾者誅厥首惡者晏然無事之理乎至於避嫌之事賢者猶不爲而況王者繼天立極爲生民主其可屑屑焉惟曲嫌細節是拘而不念國家大倫綱曾不容一日放倒也耶臣等向於 筵中亦嘗以周公誅管蔡事備陳之矣義理昭然無可疑者臣等雖欲仰體 聖意有所斟酌誠不可得也茲敢不避再三之瀆復此煩聒而不知止焉伏乞 聖明更加三思夫從公論使王法得伸亂賊知懼不勝幸甚臣等雖極無似亦有一端秉彝誠不忍與此輩共戴一天 聖上終若牢拒羣情則臣等惟當毀冠裂冕不敢爲立朝之計矣惟 聖明之垂察焉 左議政閔鎭遠 右議政李觀命 戶曹判書申思喆 工曹判書黃一夏 知事許玖 副護軍吳重周 刑曹參判張鵬翼 副護軍申命仁 兵曹參判黃龜河 右尹李喬岳 慶尚左兵使崔鎭漢 聯名

答曰連日批旨予意已諭而猶且不止只恨誠淺夫復何諭下敎語尤爲過矣實非平日所望於卿等者也

議

魯山大君廢妃愼氏追復位號議戊寅說書時

魯山之事實是國人之所共哀傷者則今於 俯詢之下夫豈有他說而第念茲事關涉至重有不可容易論斷者惟在 博採衆議而審處之至於廢妃愼氏之追復在其時則固所當然而在後來則有所未安程子論孟后復號事義理正當允爲今日之斷案膚淺之見誠不敢妄有容議於先儒定論之外伏惟

上裁

陶谷集卷之七

陶谷集卷之八目錄

應製錄

大行王妃殿宗親府進香祭文

仁川故副提學李端相書院賜額致祭文

兵使柳星彩致祭文

前參判韓聖佑致祭文

宗廟祈雨 親祭文

懿陵 親祭文

明陵 親祭文

永禧殿 親祭文

宗廟夏享 親祭文
教守禦使閔鎭厚書
教全羅道觀察使李海朝書
王世子冊封後頒教文
王世子痘患平復後頒教文
削勳後頒教文
景宗大王祔廟後頒教文
大王大妃加上尊號後頒教文
王大妃上尊號後頒教文
中宮冊封後頒教文

王世子入學後頒教文
王世弟嬪冊封教命文
中宮冊封教命文
王世子冊封竹冊文
王大妃上尊號玉冊文
孝章世子哀冊文
端敬王后謚冊文
大王大妃加上尊號玉冊文
宗廟增修上樑文
神懿王后齊陵碑陰記

宣懿王后懿陵誌

璿源譜略跋

景宗大王御製跋

陶谷集卷之八

應製錄

大行王妃殿宗親府進香祭文 辛巳

攀彼驪輿篤生 聖女兩曜騰夢靈符夙著鍾美名門允協令譽蘭襟玉度迴軼倫序遂膺寶命儷尊當宁坤道順成克彰內助脫簪警雞徽軌是侶祗承長樂不懈燕處服勤盡誠靡間纖巨孝著嘗禴哀深創鉅壺儀自勅朝政罔預私絕外親化洽列御率禮蹈謙施仁布恕德稱統綏衣澣締紵貫魚以寵虛儲軫慮中罹否運簡以知阻小心苦身屢更寒暑率

土晦嘗沉痛其茹天道循環夫孰能禦　聖心祇悔
如日初曙二儀再奠六龜重馭懿烈增光彝倫攸叙
　邦家大慶千古罕覩協氣旁流神人樂胥　太廟
執笄盛禮肇舉顧復春邸則順以豫　中闈既正萬
品得所云胡寢疾奄棄化箸精淪桂魄浸纏椒籞御
極無幾乘雲斯遽理難人詰善莫天與　末命惓惓
浮費之去　先旨宜遵民力可紓湛恩篤惠覃被烝
庶纔傾地軸始露妖詛兇脰醜馘罔逃碁鋸輿憤少
洩亂萌斯沮宸衷悼往倍增哀緒奎章紀德具有徵
據日星炳煥鸞鳳騰翥猗歟顯冊永垂來許吉宅呈
奇虬盤虎踞天慳地秘若有待作　二陵聯麓密邇
其距虔右遵制側愴　天語爰稽竊卜將撤筵俎悲
風振響零露方滋依依玉殿渺渺銀渚雨泣班紳雷
号任悲楚敬薦辦香徵忱少抒於昭陟降尚歆清醑
　仁川故副提學李端相書院賜額致祭文　戊子
山岳亭毓篤生哲人氷玉襟懷水月精神淵源詩禮
蔚乎彪彬早揚明廷望若鳳麟　寧王在宥適啓昌
辰論思獻納協贊惟寅千載周旋庶展經綸世故遭
迴志倦簪紳言旋我車寂寞之濱匏豢道義樂在清

貪妙契天人沿洄洛闉王靜居敬博約兩臻師友切磋德必有隣躚躚媚學善誘其諄令聞孔彰旌招繁頻側佇羽儀以佑斯民天不假年痛矣伯淳殄瘁之悲朝野惟均衿佩懷慕久而益新矧茲卻城治化所馴朞月施教沒世誦仁流風如昨軼躅可遵立祠揭虔載瞻奠輪奐靈攸依俎豆斯陳葳修之規白鹿是循爰錫嘉扁寵章亟申崇德報功永綏千春遣官侑告冀格精禋

兵使柳星彩致祭文

惟靈氣宇勁伉風槩倜儻河飲蚤歲植志盖壯感時投筆緒文之綸堅持素秉遇坎弗磷肆膚懋嘉洊垂簡抜起自鬼薪屢畀旄鉞紀律士欽謹潔民頌方倚干城以權戎重云胡未究奄此冥漠瞻言末路人物衰剝如乃嗇業得之豈易匪遵例奠悼惜實亹

前參判韓聖佑致祭文 辛卯

宣后宅俊有弼忠靖亦維文元其學希聖卿承兩大克稱世令嗇度端介風標剛挺自在儒衿華聞蔚炳遇事無難惟直是秉力辨賢誣奚怵禍穽晚屈蔭階咸嗟蹭蹬迨其奮翼厥聲孰競既闢晉塗婁登臺省獨持清裁人推骨鯁正色讜言觀者縮頸跡仍淹閡

心自閒靜消長之際其志彌勁屬值更張起贊詞命
經帷沃心懇懇箴警納言佐部靡不官稱出涖州鎮
又多異政剔瘼祛弊自礪則淨外内俱宜望實愈盛
庸擢留筦間寄藩屏惠洽去後民口有詠當其在朝
輒都諫諍忼慨論事老而益硬亦有章牘忠悃耿耿
伸直幽枉復中肯綮及參銓衡尤著藻鏡激揚是任
謗傷何病低徊屏跡奄促頹景其用未究涕爲之迸
概卿平生懿美誰並家庭孝友寔出天性清規雅範
蘗苦氷蘗臧否之皆執守之正始終名節不見瑕眚
今何可作已矣難更遠日忽屆輀車既整爰命祠官
侑告是倩予辭之戚予酌之洞靈如不昧尚克歆聽

宗廟祈雨 親祭文 應製因改命南郊不用

藐予小子丕緒新忝臨淵履氷敢懈一念夙夜惟寅
彌自飭檢秖緣德薄天心未厭降茲災沴其理弗僭
噫今旱暵夫豈無漸始自夏初倏抵孟夏赫曦當空
若張火焰日復昊昊竟嗇有淨麥疇無收禾壠如剡
農夫相弔棄其耦耘餓者何稠顛頓喁喁惟南之陬
比古關陝膏澤尤禁已判大歉根本若此國何由贍
予心遑遑孔愍且憯躬禱太社擎跽壇坫繇誠之淺
終莫有驗言念民事涕下承臉減去常供務從簡儉

深追咎愆明示抑畀庶令中外知予自砭救焚正急
寧容荏苒洪惟 列祖降監有儼洋洋如在下土是
苦啓佑後侗則靡有慆肆竭額呼敬遵 廟樽入室
將事愀然若覩潔齋虔誠牲肥醴醲冀賜涓濟此
羣墊

懿陵 親祭文

閔予小子不弔穹旻含恤茹痛觸境彌新天時荏苒
奄屆秋殷日月幾何練祥又臻聲容莫接荼蓼增惕
感慕摧隕予懷曷極於乎 聖德沒世不忘績我
寧考夙夜思覃厚澤洽于遐裔五載端臨一心

寬惠降割斯遽天胡不仁會下之日至情莫伸追思
汔今悲恨深切春初一省詎能少洩常事甫訖復詣
園寢徊徨隧路撫攬梓蔭眞遊未遠象設猶儼愀
然俊然若或降鑑幽顯雖殊感通靡間冀右微忱昭
假薦灌

明陵 親祭文 丙午

於皇 聖考邁古華勛功烈丕顯倫彝克敦憂勤萬
幾四紀一日深仁厚澤洽于動植大本既立治具畢
張誕膺尊名景貺彌章之德之純嗚呼不忘華祝方
申文齡遽臧雲遊渺邈霜露悽感奕惟配德彤管齊

嬴鮒隅同壤　仙寢密邇千秋享右式昭禋祀小子
嬛嬛荐遘疢鮮茹荼集蓼血泣哀賓遺緒是承夙夜
祗慄明發有懷顧慕愴怛尚闕展掃情曷有極直以
禮拘至心莫伸今當變除亟涓吉辰躬親奠酹淚落
邊釧登岡陟麓曖然如聆嗟我　聖德巍煥難名洋
洋在上永綏後侗啓佑罔缺俯鑑忱悰

永禧殿　親祭文丁未

於穆眞殿孔儼且侐　三聖聯袂風烈如昨洪惟
文祖肇建邦國神功裕祚至仁垂則禹績湯德允矣
匹敵粤我　光廟勇智天錫受命中興奠安區域治
化隆洽文物煥彧　章陵毓慶既厚而積光啓　聖
哲享有弗祿尊名聿貢盛美愈晳惟德之符不間邇
逖虔奉　睟容厥有寶軸日表龍姿符彩凜若小子
嗣服瞻拜宜承拘於禮制今始薦酌時物遷變彌增
怵惕咫尺筵几　威顏若覿顧慕愴怳予懷靡極微
誠寔殫或降格

宗廟夏享　親祭文

眇予小子惟德不類忝承丕緒夙夜憂惕祗思奉先
靡懈敬忌爽惟　列聖成烈孔鍵豐芑永綏有秩禋
祀肅肅　廟宮洋洋臨莅維時之嬗炎律云始殆經

新衿愴慕益覃怀惕彷徉予懷昌已差穀揭虔用論
乃利筦磬既舉蕭營克備載瞻几陳如聆音肯俊然
愾然孚誠斯萃尚冀顧佑歆此簋貳

教守禦使閔鎮厚書戊子

王若曰予惟漢山一域捍蔽京都綰轂八路地之險
阨不讓崤函民所保聚殆同晉陽寔我國家之巨防
也築城峙糗用作守禦之圖又置王將以統釐之其
爲任顧不重歟苟非已試之全才固無以膺是選乃
睠廷臣爰得我卿惟卿以剛方之資有敏詣之識出
入中外夙負英望歷轄樞筦罔不練達親聯肺腑而
持濯龍之戒位列峻躔而勵羔羊之節寒寒匪躬棘
棘不阿論事則竭其衷蘊執憲則堅如金石予用懋
嘉之曰篤不忘廼若斯城之屏藩盖嘗再掌其戎權
首尾三載蔚有成績號令整肅軍民畏愛節省煩費
而鞏斛充羨指据繕完而矛甲鍛敵國有所賴緩急
無虞茲當司命之新缺予意固在於任舊人而士亦
恐他將之來人情大可見矣肆予誕命允符僉曰茲
授卿守禦使嗚呼目今艱虞日甚無一可恃文武恬
嬉守備多疎予一人若涉淵氷罔敢知于攸濟此時
陰雨綢繆之責視前日益重予故紀卿勞效之茂著

察卿體國之純誠既復畀卿是任繼又開釋乎批諭
卿其忱念茲無或以昨歲之教自阻更殫乃心祇服
厥事嚴師律而常若對壘之日撫猾瘵而克盡强幹
之道凡諸鍊習施措之宜益恢良筭用副予委寄之
意於戲旌旗壁壘聳瞻光弼之重臨保障藺絲可追
尹鐸之寬政欽予寵章勿替休聞故茲教示想宜知
悉

教全羅道觀察使李海朝書辛卯

王若曰蓋古昔岳牧之薦必惟其人伊今日藩臬之
司莫難斯選諒非卿而孰任畀在廷之僉諧惟湖南
八方之上腴寔我東百濟之舊壤人物滋阜在漢海
岱臨淄王迹肇基卽周溱沮幽谷魚鹽竹箭比嶺表
而最饒財穀甲兵亦京甸之攸仗茲爲根本之地久
號繁雄之區不幸中歲以來無復曩時之盛弊瘼交
沓紛耗倍加耗蠹多端凋劫又甚屢經災旱歎杼柚
之已空雖鑄賦徭尚膏澤之未洽武備一任廢弛難
望牖戶之防賊徒公行剽攻頻聞桴鼓之警予憂若
何能濟共理今得惟良惟卿才識通明局度俊邁承
大家之文獻夙擅詞華屈蔭路而棲遑愈著雅望麗
士元未展驥足遠駕雖淹謝超宗殊有鳳毛奇彩寧

閎遂揚名於科第能獨步於輦流藹然時譽之方隆
確乎素守之彌固力辭瀛館寵辱奚驚勇涉滄溟夷
險一視登臺省而直舌斯凜莅郡府而治跡可觀而
聲實之允孚故裏外之咸可名標藝苑已儲養於東
湖器別盤根又超遷乎左輔人皆惜陸君之惠專於
一州予欲倚子駿之賢福我南土茲授卿全羅道觀
察使卿其祗若休命益恢良圖勸穡以時糧明條而
布教折獄訟必辨金矢懲貪猾一用惠文維匡調娛
務劑寬猛典革通變率循便宜敦風化整紀綱固政
治之所本練卒乘修城塹詰邊虞之可忘專使發巡
宜講撫綏之道遠邑告歉方急賑賤之憂抑念卿曾
佐完山而到今尚留餘澤輕車熟路造父之馭何難
族節大輅庖丁之技已進凡其情形謠俗皆所備諳
若夫專斷稟裁何待申詰於戲非勤勵無以綜事物
非公正無以宣化威慮遠則機衡不差志壹則精神
自壯褰帷行部丕盡咨度之方授鉞托權可體分委
之重庶無替乎終始期永樹於功名故茲教示想宜
知悉

王世子冊封後頒教文 乙巳

王若曰予惟 祖宗錫羨垂裕之圖蓋莫先於固本

邦國久安長治之業亦允資於詒謀所以祗承於丕
基式將永托乎神器今當典冊之舉可無綸綍之宣
言念寡昧之姿適值艱厄之會繼猶判渙憫時勢之
漸危膺茲顯休懼宗緒之或墜迺睠賢嗣夙著嘉稱
孝友之誠寔出於天稟聰明之質無待乎師承儼若
成人見德範之已就徵諸吉卜亦符應之斯彰宜昭
壓紐之祥用畀王嗇之重嵩明正元良之位縟章維
新豫建存永遠之規故事可倣羣情載協既卿士庶
民之畢從大策聿諧實社稷宗廟之均慶福祿天
其申命付托吾復何憂啓後光前咸仰震索之美推
恩及物寧靳解澤之流自本月二十一日昧爽以前
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
代加於戲丕顯丕承期赫業之克輩重輝重潤喜嘉
頌之併興庶獲信順之孚共享靈長之運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

王世子痘患平復後頒教文

王若曰貳極遘厲方深惟疾之憂高宵降庶聿覩勿
藥之喜茲誠一國之同慶詎緩十行之誕敷言念寡
躬幸得賢嗣名號已定丕膺繼體之尊仁孝夙彰允
係延頸之望雖百神之共護節宣靡僃然六氣之易

乘戒懼恒切屬有時沴之流遍以致儲闇之浸延榮衛少乖始罔害於興寢瘡疹隨現自不禁其驚危幸見諸節之愈平漸似期日之有驗顆形稍疎於常數初或疑爲小瘍證情不爽於前方終乃定其大疸蓋此疾最號重恙亦頃年曾所親經療治實難雖窮閻而猶棘居養自別矧至貴而在冲正屬三庚幾凜焉其軫慮無待七發已霍然以蠲痾神氣轉覺其清寧床第日就於安穩既收復劃覩夫未辨而欣喜有倍乎先知承　列祖之降監孚應弗忒賴羣黎之顒祝景貺斯臻休祥晻來可期丕圖之益葦疵癘夫去重

幸百體之咸和爰薦牲醴於　廟宮仍布綸綍於區域由近及遠既體天地之仁滌垢蕩瑕普施雷雨之澤自本月十三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漢庭進頌喜復騰於重輪箕疇矢謨用敷錫乎五福自今伊始與物俱新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削勳後頒教文

王若曰嗚呼向年之事尚復忍言之哉奸兇堵立謀計憯巧構成大獄草薙士類苟求其心之所抵極蓋不但止於是而已至今思之魂骨猶驚今當維新之

日公議幸已快伸玆將前後事端洞泝源委以布諭于有衆其尚明聽之無譁洪惟我　肅宗大王仁明剛大天命自度其於斯文之事倫義之重尤兢兢致意肆辛巳丙申兩處分至正至嚴可以建天地而不悖矣而惟彼兇黨之心與此背戾固已有素則安得無怵畏疑駭之意耶蓄憾積怨思欲一逞而未有曾也　先王初年儲位見虐人心靡依付託無所深惟　宗社之重爰策眇末之身奸黨乘此時肆其兇圖冒嫌之言爲其張本疑惑之說繼又危動與夫夜半叩闔北門潛入之事其意至兇其計至密至於　宗社將亡之語陰移天位之云尤極慘毒有不忍見卒之逆鏡驅率六賊倡上兇疏作前茅於外妖僉以鏡爪翼陰幹密機爲蟲蠹於內表裏煽誘禍迫頃刻幸賴　先大王友弟篤至不得逞志僉旋就戮自是之後兇逆之儔大生疑惙爲計日深遂乃唆嗾虎賊亟上變書書中誣及于身語極陰慝肯意所注路人亦知且其上變不先不後必於使价竣還之翌日則渠輩肝腑於此益復呈露難掩矣獄事才起庭鞫有命則慮其奸情之易透汲汲求對移鞫於本府操縱伸縮惟意所欲而又請勿問勿書置于於黯黮之中仍

復刱出三手之說所謂三手一則劒一則藥一則乘
喪矯旨也劒則不過折濫之常刀謂之匕首萬不近
似藥則其謂買之者姓字違反用之者日月錯盭至
於矯旨云者以兒森之出外爲一關捩而代授者又
擬出外則其言自歸破綻又做宮城扈衛之說作一
肯綮而其謂同議之大臣實已出疆有月則搆虛捏
無之狀於此益自彰著彼輩所指以爲逆者輒稱三
手三手而惟此三事率皆無所着落其稱承欵者又
多强押於欵後自古以來亂獄何限而豈有如許虛
罔之獄事乎嗚呼四大臣以 先朝舊德不顧一身

之欵生惟務徇國而盡忠臨危定策丹衷炳然此可
與伏節欵義者比論至若枉罹慘酷秉志不變者亦
皆貞亮忠純之臣而備加淫刑次第殄戮天下寧有
是耶尤可痛者稱以討逆至錄虎賊於勳籍强要千
乘之尊乃與賤隷同歃盟盤之血侮弄君父矯誣上
穹略無所顧懼至於逆鏡所撰文字中鍾巫蹀血等
語愈益兒慘悖逆絕理窮兇極惡胡至於此蓋其設
心造意實在於捏成罔測之案盡殺保護諸臣因以
作上浸之階以快售其原初陰計而乃若門生國老
之喻其意指悖慢尤非臣子所敢道者嗚呼大舜處

畎畝之中有成邑成都之效孚應之不忒有如是夫
而顧予平日素蔑自修之工德不足見孚誠未能有
格以致狼心未悛蛇舌愈閃終底於忠賢駢命國脉
斲盡剪焉有傾覆之勢予身亦有朝夕莫保之憂向
徼我 祖宗默佑於上 先大王至仁盛德有以全
安而扶翼之則予安得有今日乎原始而論之惟此
一種奸兇之輩俱以 肅廟大正斯文後棄斥之人
必欲勦絕 肅廟子孫使社稷顛危以洩宿怨故其
日夜所經營唯在此耳罪惡之貫盈實前史所未見
也嗚呼惟我 先大王慈仁愛人好生之意藹然於

絲綸之間當兩大臣之被極禍也既降還收之音間
以灾咎頻命疏放 聖意所在卽此可見向來禍變
雖靡所不有豈以此貽累我 聖德也肆予追 先
王遺意既命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頤命趙泰采李健
命之冤復其官爵賜以美謚李晩成洪啓迪金雲澤
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憼白時耆李尚馥
金時泰等還其職牒超贈爵秩逆賊金一鏡睦虎龍
等並依法正刑李師尚姑從末減之律參酌處絞革
罷扶社功臣收其錄券其餘兇賊或竄黜或囚鞫誅
討之典雖姑稽於今日順逆之辨庶少慰於神人方

當盪廓之餘可無播告之脩咨爾中外臣庶咸知予
意斥邪佑正永肩乃心以保乂于邦家於戲伸冤討
罪遍循天理之公開國承家永絕小人之禍故茲教
示想宜知悉

備忘記今觀教文首尾通暢語涉詳悉特賜熟馬一
匹示予嘉之之意至於白箋所付處代撰王言不可
如是且非聖人辭不迫切之意使之改入

魂骨二字點下以寢夢改進

宗社將亡四字付箋以天無二日改下

兒森之出外六字付箋以出森爲忠兵作改下

亦有朝夕莫保之憂八字付箋以亦在朝夕危凜
之境改下

必欲勦絕　肅廟子孫八字付箋以百計凌
逼於不敢言之地必改進（備忘中使之改入者指此）

景宗大王祔廟後頒教文丙午

王若曰光陰迅邁痛音容之莫追　寢廟孔安遵禮
秩而載祔茲頒大號以諭衆尚覺餘哀之彌衷言念
前寧王若勤誕受我　聖考寡命玄功洊穆仰化
理之潛孚至行純深藹孝悌之寔篤恤飢則若恫瘝
之在已遇灾則必蠲祓以責躬蓋五載之端臨恒一

心之祇若眞遊遽促胡降戾之斯偏天位克艱奈嗣
德之弗類徒切羹墻之慕每軫堂構之隳居然三年
之制除靈几已撤及茲中月之期訖神幄將移至若
詰媲之齊齡又矣芳塵之隔世義重齊體固罔間
於幽明儀舉同龕諒有徵於故實乃於本年十月十
三日辛未祇奉 皇兄景宗德文翼武純仁宣孝大
王 皇嫂恭孝定穆端懿王后祔享于 太廟休享
式叶盛美愈彰巍巍有光于前寔謂觀德洋洋如在
其上綏我思成匏鞄於論備圜鍾之交奏邊豆有楚
薦嘉實之馨香肆 聖靈永裕乎妥寧顧予情采深
乎怵惕御衮臨扆尚何安於居尊膺圖紹庥期益勉
於詒落既迄成於熙事用敷宣乎至懷庶幾自茲維
新允合舉斯加彼咨爾衆庶孰非 先朝涵育之餘
與物咸蘇宜推今日曠蕩之澤自本月十三日昧爽
以前雜犯攸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
窮者代加於戲神化不泯丕闡綿永之休協氣旁流
共撫亭泰之運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大王大妃加上尊號後頒教文

王若曰百行皆本於孝思盡微誠大德必得其名光
薦寶冊慶禮寔重敷告寧稽恭惟 惠順慈敬大王

大妃殿下秉心塞淵飭躬莊正配　寧考二十載陰
教丕彰涵壽域億萬生慈恩普洽擁佑　嗣聖若生
子之在初憂念　宗祊軫固本之有道逮小子荐罹
乎禍衅賴　東朝彌勤於保綏晨夕奉歡至情少慰
於煢疚春暉欲報一念惟切於顯揚縟儀纔訖於躋
升嘉典詎緩於崇貢泥金檢玉永表揭於後前書日
纂天豈形容其萬一乃於本年十月二十七日乙酉
上　尊號曰獻烈唯自伸其愛敬庶克備乎情文夫
既象德而闡休可無滌垢而布惠自本月二十七日
昧爽以前雜犯攸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

資資窮者代加於戲誰無父母宜推錫類之仁凡在
邇遐咸戴資生之化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王大妃上　尊號後頒教文

王若曰載修明禋祔禮克舉祗薦顯冊縟儀斯陳式
遵歷代之遺章嘉與四方而同慶恭惟　王大妃殿
下牙城毓祉沙麓著祥德配乾元令聞彰於一國道
合坤則陰化基於二南方興蘩沚之謹遽愴梧野之
狩　祥禫奄畢昌任哀慕之懷懿烈彌光宜揭崇美
之號爰備物采粗表悃誠乃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
丙戌上　尊號曰敬純玉篆金符垂遐錄而齊久青

社稷管儷前休而增輝既隆賁之寔申又誕告之用
亶仍推曠蕩之澤亟施需宥之仁自本月二十八日
昧爽以前雜犯攸罪以下咸宥除之在官者各加一
資資窮者代加於戲泰萬歲而一成情文允叶撫舊
事而追感悲喜惟均嗟爾羣工諒予至意故茲教示
想宜知悉

中宮冊封後頒教文

王若曰芳猷哲範久資內治之成玉冊金章載新中
壺之禮仍頒漁號用彰顯休念惟人倫造端之基寔
爲王者致理之本鳴雞申儆齊妃之賢足徵關雎播
謠南國之化以遠粵予寡昧之質幸得輔佐之良名
門淑姿允符采嘉之譽　寧考妙簡深被眷愛之隆
蓋自承藩而翼儲彌見飭軌而循矩矱麻甫闕既共
盡禮於諒闇黃裳儼臨宜承陞華於褕狄彝典式舉
象服斯煌乃於本年十月二十九日丁亥冊封徐氏
爲王妃餘哀未忘豈予心之可忍舊章亦重顧邦禮
之罔隳於戲鴻祚益綿既致室家之正鳳飛元吉永
賴裨補之功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王世子入學後頒教文　丁未

王若曰正位离極望已洽於元良橫經泮宮禮尤隆

於齒讓茲實曠代之盛舉詎無諭衆之德音永念寡
躬叨承洪緒思　祖宗積累之厚恒懼失隳荷天地
保佑之靈幸錫祚胤温文允靚其日就孝敬寔禀於
生知服禮誦詩年已及於就傅重規疊矩道將責乎
成人亟宜拜奠於先師姑俟期訖於殷制爰趁改歲
載涓吉辰以儲君而臨國庠聿追尊聖之義設酺丈
而同章甫丕盡典學之誠後漢之辟雍割牲往牒莫
盛成周之樂正司業懿軌可徵是所謂禮行一日風
動四方亦將以燕及皇天嚮用五福三善皆得已見
倫叙之大明二曜重光復聞謡頌之併作修齊治平
之道茲焉立基學問思辨之功惟以遜志予心之嘉
喜既極羣情之顒仰益深肆推普宥之恩用表同慶
之意自本月二十日昧爽以前雜犯死罪以下咸宥
除之在官者各加一資資窮者代加於戲我家自有
法永托精一之傳斯文實在茲佇啓熙洽之運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王世弟嬪冊封教命文　辛丑

王若曰嗣極正位慶實洽於神人喆媲承休德已孚
於閨闥茲當樹儲之日詎緩從貴之儀載稽彝章式
舉顯冊咨爾徐氏篤生茂閥雅著芳猷朱邸儷輝早

膺　寧考之虐簡彤管襲嫩不煩師氏之懿箴而仁
聞之翼宣亦純禧之駢集高穹眷命喜主器之有歸
縟典揚徽宜內輔之同貢良辰既卜物采畢陳茲遣
正使礪山君枋副使戶曹判書閔鎭遠持節備禮冊
爾爲王世弟嬪禮秩於是爲隆　宗祧以之益鞏斯
豈特予志之丕應抑可見　先靈之協扶於戲惟孝
敬所以媚尊克懋祇飭惟勤儉所以率下切戒奇衺
內外交修允賴陰功之贊家邦胥泰佇啓風化之基
勉遵訓諭之辭永綿厖洪之業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中宮冊封教命文　丙午

王若曰予惟古昔聖王之御邦必先建立后妃以輔
宣治理若羲易之王假有家周詩之首詠關雎其義
尚矣於以造端正位承奉宗事是固人倫攸始風化
攸基顧不重且大歟念予眇末幸得良媛咨爾王妃
徐氏鍾美名門夙著柔則肆我　寧考親加簡揀俾
儷尊於介藩洎夫升華儲闈彌自抑畏罔不克飭謹
惟茲寶冊之頒蓋待殷制之畢餘哀切切固不勝繼
序之感而舊章斯在亦不容其久稽茲遣臣議政府
左議政洪致中禮曹判書沈宅賢持節備儀冊封爲
王妃於戲其敬之哉罔懈厥德罔隕厥度惟恭惟儉

用允迪于彝訓修我戎祀闡我內教殫誠禮於　東
朝盡撫育乎冲子以大彰懿聞永迓靈長之福豈不
休哉欽予時命勿替徽音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王世子冊封竹冊文乙巳

王若曰王者受命必立宗儲民之歸心寔在祚胤茲
正元良之號聿備熙縟之儀咨爾世子某性稟英明
資挺岐嶷孝友天至粤自孩提而然溫文夙成不煩
保傅之力肆仁聞之遠播亦奇愛之最鍾屬爾衣尺
之若干際此國步之多難知今我初服正見祈嚮之
羣情成乃考圖功敢忘投遺之盛意顧王嗇之重不
容暫虛而承祧之尊允賴早定名號有繫往牒之徽
規足徵付托得賢　列聖之綿業益葦議發而卿士
從協禮舉而典冊彌隆茲命爾爲王世子於戲惟天
難諶惟位不易敬是禔身之本罔或宴安儉爲修德
之基務自簡飭勉納明師嘉誨之益毋替我家道心
之傳日升月恒期永闡流祉之遠星輝海潤庶不孤
延頸之望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王大妃上尊號玉冊文丙午

維歲次丙午十月己未朔二十八日丙戌國王臣諱
稽首再拜謹奉冊上言贊五載之光臨咸仰懿範進

二字之崇章率循彝章式表徽忱庸陳顯冊恭惟
王大妃殿下性稟淑哲姿凝粹温同　先朝誕彌之
展倪天作配繼　元媲順承之治儷日爲明益弘儉
勤之規宜獲安貞之吉而嘉頌正騰於彤管奈至痛
遽纏於烏弓三霜奄過愴仙遊之已遠百神共佑幸
　玉體之罔愆茲當殷制之甫終敢緩盛美之昭揭
周雅詠於純之德允協休稱漢闈著克敬之譽寔符
惠問爰稽典憲聿修情文謹上　尊號曰敬純伏惟
勉回淵衷俯膺景命鴻圖鳳曆撫瓜瓞之永綿玉檢
金泥播芳蕤而愈久臣諱誠歡誠忭稽首再拜上言

孝章世子哀冊文　戊申

維歲次戊申十一月十六日壬戌　孝章世子薨于
昌慶宮之進修堂越三月己酉正月丙午朔二十六
日辛未將遷于坡州　順陵之左岡禮也銅闈夜闢
玉漏晨響羽翮徐引池綍長往違青宮之肅敞即玄
臺之幽昧百靈斂翁而爭趨兆庶號咷而靡逮惟我
　主上殿下親扶總蕞叩心摧腸哀前星之寢輝悼
承華之委芳思紀蹟於琅玕俾垂徽於千億載命詞
臣式揚顯冊其詞曰

於赫　盛朝累葉重光　聖神繼作鴻休世昌肆我

丕嗣應運挺生爰自震夙寔著淑靈彩禽徵夢金龜
呈瑞湯降軼異禹錫同揆厚厥亭毓允矣卓絕温文
岐嶷睿智英發藹然誠孝尤出至性起居食息隨盡
祇敬友于同氣由斯以推及侍　三殿克慎其儀聰
哲自得奇愛攸鍾進登貳極望洽四重幼而履尊儼
若成人瞽御之接以莊以仁徐言一警懈習自飭偉
度沉識匪凡所測斥遠奇衺外累莫奪精專問學宗
領必察尊師致禮七齡已然崇儒敬老一心靡愆蠻
宮齒讓古典是率德容純粹英聲朗澈一人元良圜
橋齊折冠旒繼行寶圖增衍仁聞播遠八域延頸祥

和畢迓壽祿宜併何天命之弗祐奈神理之多鑿倏
馮相之告祲忍甲觀之弛衛嗚呼哀哉菁華政茂嵩
日初暾精英馥郁彩暉絪縕雖乍嬰於羙疢豈無方
於遄損徒並施乎湯炯竟莫究乎剽本唉俞扶之不
良詎救發之能已聞末音之悽惋激哀思於中外嗚
呼哀哉龍樓兮夐廓鶴駕兮超忽悅問寢兮隔晨愴
視膳兮何日宮門鎖兮白月寒講筵閒兮凝塵積紛
觸目而助惻寄宸慟於無極愍生民之不祿念　宗
祧之靡托宵厚夜兮漫漫仰彼蒼兮漠漠嗚呼哀哉
天機遞轉年律俄變涸陰兮已盡陽和兮方煽驚新

序之復回帳仙遊兮莫返緬象魏兮瞻踟想靈爽之
依宛嗚呼哀哉瞻彼瑞原有鬱佳城岡阜綿聯密邇
二陵知幽明之罔間信慳秘之在斯陪玉欄之賞
花奉歡樂兮長無違嗚呼哀哉盈虛一致脩短同歸
雖定數之難齊惟德義爲不隳而洪澤之未敷尚令
名之長世托哀詞而傳永並汗簡而昭揭嗚呼哀哉

端敬王后謚冊文 己未

維歲次己未五月丙午朔日國王臣諱謹再拜稽首
上言彝章載擧肇新復號之儀盛烈彌彰敢緩易名
之典情文無憾神人胥欣恭惟 端敬王后睿姿日
昭德性天啓勤紘綏之事不替令猷毓鍾昌之門愈
執謙執逮羣情咸戴乎 聖德而大慮寔裨於倉皇
黃棠儼臨方見民庶之顒仰玉度靡玷寧容家族之
連延乃因謬議之橫生終致陰化之遽斂瑤華夐隔
悽愴金枝之詞桂魄長淪掩抑黃道之彩有二賢封
奏無奈齊起之臺言然先正駁爭允爲後來之公案
嗟幽宂其莫洩歷久載而猶陞念眇躬纘承無疆惟
先志繼述爲美誦 聖祖懇惻之教思揚至懷推
寧考慨惜之心仰體遺旨宜亟表揭準事理而何疑
於昭降監信天道之必復爰修縟禮敢竭微衷斯可

爲畢闡夫前光亦似乎有待於今日奏假　清廟式
序倫於　元妃肅藏精禮庸薦誠於寶冊端爲檢身
之本禮義罔愆敬是立德之基警戒弗懈極崇貴於
上謚增激感乎中情謹遣臣議政府右議政宋寅明
奉玉冊上　尊謚曰端敬尚冀英靈俯諒忱悃光膺
顯號流芳徽於千齡幽贊洪圖申景鑠於百代嗚呼
哀哉謹言

大王大妃加上尊號玉冊文　庚申

維歲次庚申二月壬申朔二十二日癸巳國王臣諱
稽首再拜謹奉冊上言奉隆養於　長秋夙資懿訓
垂鴻名於寶冊聿闡令猷儀文罔愆物采增煥恭惟
惠順慈敬獻烈大王大妃殿下典周太姒佑宋宣
仁憂國弘謨建大策而輦業翼子深念斡危機以厎
安猗歟四紀之尊臨允矣兆庶之咸戴揚徽象烈非
敢殆於微誠執謙含章奈莫回於　慈意春暉漸晏
恒抱愛日之情玉扈雖將詎盡祝岡之悃茲當年篇
之新改正仰海籌之愈添肆庸詢訪於羣工遂決表
揭乎顯號　先朝之故事有據式合遵承小子之宿
願始諧昌任忻悦休光聖聞久已孚洽於家邦善頌
嘉謠益見流播於中外爰擧縟典祗諏吉辰謹加上

尊號曰光宣伏惟俯循丕彝誕膺景命德叶厚載
並坤元以無疆慶溢綿區衍瑩籙於不沫臣諱誠歡
誠忭稽首再拜上言

宗廟增修上樑文 丙午

伏以聖人制禮尤謹於奉先王者肇基必重乎建廟
故路寢曩碩可見頌禱之辭而歲紀久長亦有通變
之道茲當殿閣之修拓益驗神理之妥寧粤昔 文
祖開創之初首先 太室典作之役重檐複屋徵載
記之遺規 清廟閟宮倣周家之古制七世觀德儼
昭穆之有倫四時薦禋備情文而罔缺所以取孔安

之義亦庸致如在之誠經變亂而重新陰隲弭歷
聖神之相繼寅奉彌勤何天意之莫諶遽 仙馭
之荐陟序合躋祔臨縫禮之將行地窄奉安恐 神
座之太偏棠衣宗器陳設有妨下管升歌周旋無所
肆用酌量乎事勢乃敢達觀而稟承惟我 主上殿
下慕切羹墻志在堂構踐位紹統每軫 輦基之方尊
祖敬 宗愈隆追遠之節爰命有司以經始俾趁
大享而畢完思億年之永圖略存餘地限四架而
添造不煩窮民指揮一出 睿裁克明萃聚之玄理
制作無侈舊貫寔體節儉之素心纔斤斲之訖功奄

輪奐之改觀蓋我朝累洽最多功德之弗祧而今日
增恢允爲史牒之罕覩楔雲翥符隆棟之吉占衣
冠月游怳法駕之神衛恭申善頌助舉脩禊
兒郎偉拋樑東晴光初迓日生東駱山雨後煙嵐捲
佳氣長看鎭大東
兒郎偉拋樑西仰瞻廟廡列東西晚林春色籠涵苑
簷影遥連禁掖西
兒郎偉拋樑南梃棟奇材至自南已見經營功且訖
依然黼座正臨南
兒郎偉拋樑北想像陳衣清渭北廟貌千秋長若新
衆星環衛拱辰北
兒郎偉拋樑上春雲靉靆覆城上茂陵玉馬空中嘶
髣髴　英靈神路上
兒郎偉拋樑下風車雲旆透迴下　龍胡已遠杳難
攀悽愴君蒿筵几下
伏願上樑之後實錄愈昌天休滋至　孝孫有慶介
眉壽於無疆　前王不忘綿血食於永世山河扶戶
牖而悠久日月並　宗祀而光輝

神懿王后齊陵碑陰記甲子

嗚呼是惟我　太祖康獻大王元妃神懿王后韓氏

齊陵也爲甲坐庚向　太宗癸未二月吉昌君臣權
近撰進碑文甲申二月建中值壬辰倭難毀破無存
今　上十七年辛酉道臣有以重竪舊碑爲請者而
時詘未遑甲子宗臣申言之遂命有司具新石刻舊
文宗伯掌其禮司徒庀其事仍命臣宜顯附識其下
臣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歷累百載闕典始修而　聖
后夾贊化家之偉烈因是益彰我　聖上追遠之孝
又可以仰窺一舉而衆美具焉猗歟盛哉

宣懿王后懿陵誌庚戌

上之六年庚戌六月二十九日丙寅　敬純王大妃薨于慶德宮之魚藻堂春秋二十有六粤七日癸酉
有司用善聞周達温柔聖善二法上　尊謚曰宣懿
上　徽號曰孝仁惠穆治方上於　懿陵厥既得卜
我　殿下遂下御製行錄一通命臣宜顯誌諸幽臣
辭不獲拜手稽首伏而讀之歎曰我　聖后至德誠
無間然而聖筆昭回記載該悉臣何敢猥有摸畫謹
稽行錄　后姓魚氏系出咸從遠祖化仁始顯麗朝
國初直提學變甲有恬退節傳至判中樞文孝公孝
瞻戶曹判書襄肅公世荼仍父子以勳德顯三世而
左參贊季瑄又顯於　明宣朝高祖漢明水運判官

贈左參贊曾祖震翼江原道觀察使贈左贊成祖史
衡漢城府右尹贈領議政寔生領敦寧府事咸原府
院君有龜娶海美縣監李夏蕃女　中宗大王六世
孫也追封完陽府夫人以　肅宗三十一年乙酉十
月二十九日己未誕　后于漢師崇教坊私第將誕
府夫人夢見日月並懸壁上覺而異之　后自幼端
重不妄遊戲動止自中規度罕言笑喜慍不形常衣
弊服見人華飾略無歆羨色性孝順七歲遭府夫人
喪躬叅祭奠哀痛如成人稍長每追思出涕雖最爲
府院君所鍾愛未嘗有嬌惰之容戊戌　端懿王后

以世子嬪早世　肅宗爲　景廟極選名家賢淑
后初入闕年甫十四遇疾風暴雨而凝坐無少變
上大奇之睿簡遂定乃冊爲嬪以九月十六日行嘉
禮　后旣膺冊命承事　兩殿愉色婉容一心敬畏
　肅廟嘗執手教曰予知汝賢他日恃汝多矣又教
曰聞汝曾王母壽考多祉願汝似之也　后退語左
右至於泣下洎　大喪哀慕盡制答藥院曰　梓宮
一閉更覩　天顏那可得也臣僚莫不感動待女御
恩施普洽見有早喪父母者顧撫有加盖自傷其幼
失慈顏而推及於下也庚子進位　王妃壬寅秋備

禮冊封甲辰　景宗昇遐今　殿下嗣位　后又進位　王大妃丙午　喪制闋羣臣上　尊號曰敬純　當　景廟違豫時證候浹四旬彌留　后殫誠救護　夙宵焦遑創鉅之初哀毀踰禮自殯至啓攢雖當祁　寒不離哭位遂嬰痼疾閱歲沈淹竟至於今日其源　蓋有繇焉　后每值　景廟不諱之月自朔日不御　常膳平日所嗜終身不以近口　景廟幼被　仁顯　聖母慈育誠孝篤至　后常追慕德懿事無大小必　問　聖母時規制而後行之　景宗既入廟以故臣　閔鎮厚配侑　后以　聖母同氣也特賜迎謚之需

亦所以深體　景廟眷待意也　后含章自晦不作　聰明而顧愛好文學在別宮受小學於府院君詡貫　居喜觀古賢妃嘉言美行使府院君謄進孝經禮書　詩經中可法者常置座右朝夕省覽今　聖上命入　如素習　肅廟嘗使讀而聽之承賞音韻之清朗平　室皇者寔遵　后遺旨也　后雅尚儉約斥去奢靡　嘗曰吾家是素門兄弟皆士子婦宮掾粧飾非其分　也絕不賜與惟軫念民隱裕　廟後上壽　東朝即　國朝故事而　后以歲歉人飢謙讓不受乂乃勉從　輒減常供停方物以示節損及喪以遺教出素儲衣

襯補諸須除尚方例進匹段祭器用甲辰遺餘毋令
新造其務簡省恤經費之意嗚呼至哉始　景廟葬
楊州之懿陵　后聞其左有穴可扞謂府院君曰吾
必以是爲歸今定于同岡盖　聖上不敢孤　后當
日意也於是乎　神道人情兩無憾矣　后葬爲申
坐寅向倣　寧陵遺制用上下穴距　本陵八十尺
許　陵號仍舊不改以十月十九日午時下　玄宮
焉先是　端懿后與　景廟爲　宗社
大計冊　聖上爲嗣不逞之類若疏若劉首尾相銜
繼而逆臣一鏡弼夢等外結賊虎內締妖宦逆婢危

逼無不至賴　景廟友愛深摯　后扶翊甚勤陰計
終未售逆鏡又以不恐聞之兇言騰之教文播諸八
方誑惑人心甲辰　大喪後其徒又鼓煽醞釀以成
戊申之變　后益痛惋下教曰世道若此做出窮兇
叵測之言此非但誣　當宁實所以巇　先王可勝
痛哉可勝痛哉嗚呼當日之事　后實躬扶起居手
調藥飲自始至終靡有遺憾乃　后所親當而深知
者此所以尤痛其架虛搆說打破奸情昭晰國誣者
而然苟非我　聖后卓識淵鑑度越千古則亦何以
明諭　聖意垂揭後世若是哉及至今夏兇逆復起

情節益狠藉則　后又曰此必戊申餘黨豈料此賊
至今如此至有驚心痛骨之教　上方親鞫嚴覈必
期悉除兇孽以慰　慈心而　長秋遽隔徽音永閟
此　聖上彌所哀恨者也嗚呼痛哉臣謹就　聖製
排纘如右而仍又竊念我　聖后詰範惠問雖古彤
史所載殆無以過之是宜受天保佑享有茀祿而顧
自庚子以後十餘年間國運罔極喪變洊仍　后於
是涕淚爲日積哀成疢以致壽筭之不永天理之難
諶有如是夫然而上念　宗祊危厲薰心翼安　聖
嗣潛銷禍萌　兩宮之間和氣融翕及夫亂逆之猖

獗又洞劈源委辭嚴義正其所以痛　兩宮之受鐍
夫辨於一言之間者尤明白截峻有足以鎭羣情而
戢兇圖則自此世道之維持邦基之鞏固將有賴於
斯矣其懿德徽烈有非區區文字所可形容其萬一
者此可以少慰臣民之至痛也歟嗚呼盛哉

璿源譜略跋

惟我　聖上卽阼之奬三月有司請於御牒書　大
行大王陵廟謚號若　嘗宁嗣位年月璿源譜略亦
當同時修改　上允之且敎曰予在私邸時我　肅
考御賜軒名養性蓋取鄒聖存養之義也予一倍感

廡仍以自號用作終身服膺之資洎甲午　聖候平復之後特下　御製文且命圖像以賜殊恩異渥夐越前古惟此二事俱不可不書諸譜略只欲以寓羹墻之慕非出張大已事之意也諸臣皆拜稽承命至元年三月　王世子邸下新膺顯冊正位貳極有司請昭紀載於譜略　上又允之設廳于宗簿寺閱十月而工告訖功遂命臣宜顯記其後臣竊惟是譜之成始於　肅廟之已未厥後年紀滋久宗支益蕃則不得不增修之後又因邦家大慶隨有添記蓋前後續成者至於三四矣乃若今日則　寺劒莫攀　廟

儀維新繼序不忘之思固有不勝其愴戚於　宸衷者矣而追　聖考之至意顯　聖考之嘉命並揭於一編之中則茲書之續不特爲敦宗收族之美而已亦可以仰闡　大聖人授受之心法矣又況天佑宗祐　元良膺期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茲而鴻名縟典又特書於是編則此誠可與前日　徽號者慶之登載者同條而並嫩矣豈不盛哉臣文字膚淺不足以揚厲萬一而竊自幸躬逢聖際得與筆研之役敢爲之說如此若其編纂之凡例訛謬之更改前人之跋卷首之記蓋已備著茲不復贅云　上之元

年乙巳秋八月上澣崇政大夫行吏曹判書兼判義
禁府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
均館事　世子右賓客臣李宜顯拜手稽首謹跋

景宗大王御製跋丙午

我　聖上踐阼之二年春正月宗臣西城都正焯上
疏言自我　太祖大王洎我　肅宗大王御製文章
俱已刊布昭人耳目非但爲百世之傳翫實是前代
之罕有惟我　景宗大王御製亦宜出付于外使之
續刊於　列聖御製之下以爲永世不泯之資於義
其可臣謹昧死以聞　上曰然予固欲頒下而特未
及焉乃封下內藏御製仍命廣加搜聚其未盡登
載者捃得詩七首文十七首令宗簿寺開板既告訖
以臣宜顯曾忝太史遂命識其下方臣敢圭復莊誦
而言曰嗚呼天地之間固自有順氣中聲以橐籥至
化而聖人得之漁發粹蘊以大啓文明之盛如虞賡
姬誥與夫我朝　列聖制作諸詩文皆是道也今我
先大王以　肅廟之心法以上
溯隆古之治冲和平正訢合無間故其精神之所運
性情之所宣不期於純美而自然各臻其極謹就諸
篇而論之一皆出於敦孝悌正倫理眷戚屬敬大臣

軫小民究治道勤聖學辨是非容直諫崇節儉之意
蓋無非闡發　肅廟之教訓爲後王法程者猗歟盛
哉昔周之天球河圖弘璧琬琰猶能陳列傳奉以作
久載之寶況今眞遊漸邈壽原永閟惟此數篇文字
流落於人間庶幾想像乎聲容之髣髴則其所以寓
　聖上羹墻之慕託臣民於戲之思者豈特如序房
璩玩珍藏之比哉而　聖上之悉心蒐訪猶恐片言
之或遺以卒有成書者亦豈非因心孝友之一端也
耶嗚呼其至矣嗚呼其至矣

陶谷集卷之八